



史記評林

列傳

一百廿七之廿七

儒林列傳

中公 轅固生 韓生 瑕丘丘生 附
伏生 董仲舒 胡毋生

酷吏列傳

鄧都 甯成 周陽由 趙禹 張湯 義縱
王溫舒 子齊 楊僕 滅宜 杜周

大宛列傳

大宛 烏孫 康居 奄蔡 大月氏
安翫 條枝 大夏

侯幸列傳

鄧通 韓嫣
李延年

滑稽列傳

淳于髡 優孟 優旃
東方朔 以下續王先生 京郭先生

西門豹 日者列傳

游俠列傳

魯朱家 劇孟 卞
郭解

第廿七本

吳興凌稚隆輯校
溫陵李光緝增補

史記評林卷之一百二十一

儒林列傳第六十一

正義曰姚承云儒謂博士為儒雅之林綜理古文宣明舊藝咸勸儒者以成王化者也

太史公曰余讀功令索隱曰案謂學者課功著於廣厲學官之路未嘗不廢書而歎也曰嗟乎夫

周室衰而闕睢作幽厲微而禮樂壞諸侯恣行政

由疆國故孔子閔王路廢而邪道興於是論次詩

書修起禮樂適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自衛返魯

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正義曰鄭玄云魯哀公

孔子還修正之故世以混濁莫能用是以仲尼于

雅頌各得其所也

王維慎曰文李興廢世代沿革此文俗之習也叙數千百年事略死滲漏金礦祥曰首以讀功令廣厲學官之路而發嘆蓋嘆六藝之廢而興之難也六藝興于孔子至秦而廢漢興之初尚未能復至武帝尚儒李招文李之士而公孫弘能承輔以興之于是倫載其請著功令所以廣厲學官之

路者于末應篇首
發揮文字有照應

按首叙孔子刪
詩書作春秋以
儒宗也

趙相曰序論大
意孔子闕王路廢

而和道與於是論
次詩書修明礼樂

作春秋皆先王之
道也孔子卒後七

十子之徒云云為
王者師孔子之教

也並爭於戰國楚
坑於秦賴齊魯之

士而竟存黃老刑
名於漢汚齊魯而

後傳至公孫弘以
春秋白衣云云而

後天下孝士靡然
嚮風為孝官則悼

道之與廢而請乎
朝者為功令而後

七十餘君無所遇

用謂周鄭齊宋曹衛陳楚杞莒匡

期月而已矣西狩獲麟曰吾道窮矣故因史記作

春秋以當王法其辭微而指博後世學者多錄焉

徐廣曰錄自孔子卒後七十子之徒散游諸侯大

者為師傅卿相

亦仕齊為卿

路居衛

澹臺子羽居楚

西河

索隱曰後之記者失辭也案家語等說則孔子歷聘諸國莫能用謂周鄭齊宋曹衛陳楚杞莒匡

七十餘君也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矣西狩獲麟曰吾道窮矣故因史記作春秋以當王法其辭微而指博後世學者多錄焉

徐廣曰錄自孔子卒後七十子之徒散游諸侯大者為師傅卿相

索隱曰案子夏為魏文侯師子貢亦仕齊為卿

小者友教士大夫或隱而不見故子餘則未聞

案仲尼弟子列傳子路居衛於衛時孔子尚存也

子張居陳正義曰澹臺子羽居楚有澹臺湖湖北有澹臺

正義曰今蘇州城南五里子夏居西河正義曰汾州

子貢終於齊正義曰如田子方段干

今青州

天下史士多文孝
公孫弘齊人也謂
自古以來其天性
豈虛哉

李廷机曰現儒
林以孔子陳涉為
言則知列二人于
世家史記之特筆
也其意自春秋以
來夫子維持王道
之志不遂不極乎
亦不止也

邵室曰諸儒後陳
涉者使其不死其
後叔孫通乎涉且

本吳起禽滑釐之屬皆受業於子夏之倫為王者

師是時獨魏文侯好學後陵遲以至於始皇天下

竝爭於戰國儒術既絀焉然齊魯之門學者獨不

廢也於威宣之際孟子荀卿之列咸遵夫子之業

而潤色之以學顯於當世及至秦之季世焚詩書

坑術士

坑古相傳以秦坑儒處也衛宏詔定古文尚書序

云秦既焚書恐天下不從所改更法而諸生到者

拜為郎前後七百餘人乃密種瓜於驪山陵谷中溫

處瓜實成詔博士諸生說之人言不同乃令就視

為伏機從上填之以土皆壓終乃無聲也

六藝從此缺焉陳涉之王也而魯諸儒持孔氏之禮器往

從矣况高祖之召
其有木後乎當時
兩生猶安在哉前
不從甲後不從通
非有定見其何以
与于斯
劉子翬曰孔甲誠
怨秦而思与憤者
然使甲知涉不滿
歲而亡甲必不輕
与之也委質為臣
与之俱死在縉紳
先生豈細事哉蓋
甲之知不明不知
勝之不足与也若
知其必亡徒以怨
秦与之俱死此特
匹夫之發憤耳曷
足貴哉

按自此以下叙
文李自漢始與

歸陳王於是孔甲為陳涉博士徐廣曰孔子八世孫名鮒字甲也
卒與涉俱歿陳涉起匹夫驅瓦合適戍索隱曰適音丁革反
旬月以王楚不滿半歲竟滅亡其事至微淺然而
縉紳先生之徒負孔子禮器往委質為臣者何也
以秦焚其業積怨而發憤于陳王也及高皇帝誅
項籍舉兵圍魯魯中諸儒尚講誦習禮樂絃歌之
音不絕豈非聖人之遺化好禮樂之國哉故孔子
在陳曰歸與歸與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不
知所以裁之夫齊魯之間於文學自古以來其天
性也故漢興然後諸儒始得修其經藝講習大射

柯維騏曰披漢武
初鄉儒術招吳良
趙維王臧等以文
李為公卿欲議古
制制會實太后不
好儒術致縉紳于
法諸附與為皆廢
後救年實太后崩
始復徵文學之士
而公孫弘以布衣

鄉飲之禮叔孫通作漢禮儀因為太常諸生弟子
共定者咸為選首於是喟然歎興於學然尚有干
戈平定四海正義曰類云陳豨盧縮韓信黥布之徒相以反叛征討也亦未暇
遑庠序之事也孝惠呂后時公卿皆武力有功之
臣孝文時頗徵用正義曰言孝文稍居位然孝文帝本
好刑名之言及至孝景不任儒者而竇太后又好
黃老之術故諸博士具官待問未有進者及今上
即位趙綰王臧之屬明儒學而上亦鄉之於是招
方正賢良文學之士自是之後言詩於魯則申培
公徐廣曰一作培韋昭曰培申公名音扶尤反○索隱曰鄒氏音普來反於齊則轅

位至通侯使弘與
縮臧易特而仕其
禍福相遠矣故曰
遇不遇者時也

楊慎曰太史公平
集書云公孫弘以
春秋之義繙臣下
取漢相自序云公
孫弘以春秋白衣
為天子三公屢書
不書皆反辭見
意深歎夫儒效不
白于天下而文奸
飾詐為經術之羞

固生

正義曰申其姓培固
名公生其處號也

於燕則韓太傅

索隱曰韓嬰也

為常山言尚書

自濟南伏生

索隱曰按張華云名
勝紀年云字子賤

言禮自魯高堂生

索隱曰謝承云秦氏季代有魯
人高堂伯則伯是其字云生者

亦先生者省字呼之耳

言易自菑川田生

言春秋

於齊魯自胡毋生

索隱曰毋音無胡
母姓也字子都

於趙自董仲

舒及竇太后崩武安侯田蚡為丞相絀黃老刑名

百家之言延文學儒者數百人而公孫弘以春秋

白衣為天子三公徐廣曰一云自
齊為天子三公封以平津侯天

下之學士靡然鄉風矣公孫弘為學官悼道之鬱

滯乃請曰丞相御史言

正義曰自此以下
皆弘奏請之辭

制曰蓋

也

按韓信无行不
得推擇為吏主
父偃李陵橫諸
儒排擠不容李
陵降匈奴唯西
士大夫以為愧
秦漢之後鄉黨
清議猶嚴是以
禮官勸學則曰
崇鄉里之化也

聞導民以禮風之以樂婚姻者居室之大倫也今

禮廢樂崩朕甚愍焉故詳延天下方正博聞之士

咸登諸朝其令禮官勸學講議洽聞興禮以為天

下先太常議與博士弟子崇鄉里之化以廣賢材

焉謹與太常臧漢書百官
表孔臧也博士平等議曰聞三代

之道鄉里有教夏曰校正義曰校教也
可教道藝也殷曰序正義

言舒禮教也周曰庠正義曰庠詳也
言詳審經典其勸善也顯之

朝廷其懲惡也加之刑罰故教化之行也建首善

自京師始由內及外今陛下昭至德開大明配天

地本人倫勸學修禮崇化厲賢以風四方太平之

按劉貢父云所
聞者當屬上句
讀
披師古云令縣
令相族相長丞
縣長丞也二千
石謂侯守諸王
相也

原也。古者政教未洽，不備其禮，請因舊官而興焉。為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復其身。太常擇民年十八已上，儀狀端正者，補博士弟子。郡國縣道邑有好文學，敬長上，肅政教，順鄉里，出入不悖，所聞者，令相長丞上屬所二千石。索隱曰：上音時，兩反。屬謂於所部之郡守相也。二千石謹察可者，當與計偕詣太常，索隱曰：計計吏也，偕俱也。謂令與計吏俱詣太常也。得受業如弟子。一歲皆輒試，能通一藝以上，補文學掌故。缺其高第，可以為郎中者，太常籍奏，即有秀才異等，輒以名聞。其不事學，若下材及不能通一藝，輒罷之，而請諸不

按師古云言治
禮掌故之官以
有文孝禮義而
為之又所以汗
擢在帶之人

稱者，罰。臣謹案詔書律令下者，明天人分際，通古今之義。文章爾雅，訓辭深厚。索隱曰：謂詔書文章雅正，訓辭深厚也。恩施甚美，小吏淺聞，不能究宣，無以明布諭下。治禮次治掌故。徐廣曰：一云次。治禮學掌故。以文學禮義為官。遷留滯，請選擇其秩比二百石以上，及吏百石通一藝以上，補左右內史、大行卒史。正義曰：補左右內史，史後改為左馮翊。右扶風。比百石已下，補郡太守卒史，皆各二人。邊郡一人，先用誦多者，若不足，乃擇掌故補中二千石屬。文學掌故補郡屬。索隱曰：如淳云：漢儀弟子射策甲科百人，補郎中乙科二百人，補太子舍人皆秩比二百石也。郡國文學秩百石也。備員請著功令。佗如

其坤曰太史傳儒
林不探道德之士
及其說經者之旨
獨疏六藝門戶此
其不知李之故也
古人云漢儒傳經
而經公于此亦可
概見矣

揚慎曰列子云晉
靡登高不俱晉諫
也靡末也晉靡末

律令制曰可自此以來則公卿大夫士吏斌斌多
文學之士矣。

申公者魯人也。高祖過魯。申公以弟子從師入見

高祖于魯南宮。索隱曰按漢書云申公少與楚元

王俱事齊人浮丘伯受詩。正義曰括地志云泮宮在兗州曲阜縣西南二百里魯

城內宮之內鄭云泮之言半也其制半於天子之

壁。呂太后時申公游學長安與劉郢同師。索隱曰

云呂太后時浮丘伯在長安申公與元王子郢俱卒學也郢即郢客已而郢為楚王

令申公傳其太子戊。徐廣曰楚元王劉交以文帝

子戊立郢以呂后二年封上邽侯文帝元年立為楚王戊不好學疾申公及

王郢卒戊立為楚王胥靡申公。徐廣曰申公耻之

諫微賤之人腐刑
无處

楊慎曰六藝以經
稱始於禮記經解
再見于此

歸魯退居家教終身不出門復謝絕賓客獨王命

召之乃往。徐廣曰魯弟子自遠方至受業者百餘

人申公獨以詩經為訓以教無傳疑疑者則闕不

傳。索隱曰謂申公不作詩傳但教授有疑則闕耳蘭陵王臧既受詩以事

孝景帝為太子少傅免去今上初即位臧迺上書

宿衛上累遷一歲中為郎中令及代趙綰亦嘗受

詩申公綰為御史大夫綰臧請天子欲立明堂以

朝諸侯不能就其事乃言師申公於是天子使使

束帛加璧安車駟馬迎申公弟子二人乘軺傳從

至見天子。徐廣曰天子問治亂之事申公時已八

補申時行曰嘗觀
史武帝嚮用儒生
以趙綰之荐三聘
申公而力行一言
卒不用以免竊權
武帝于公聘之之

專而去之之暴也
然公之失蓋有四
焉不知武帝之非
真好儒而就之是
不明也假趙絰以
為重而輕受其存
是不象也承天子
顧問徒以一言折
其衡而無委曲告
諭之法是失言也
既舍魯即而因循
不去是不斷也噫
著儒碩德如公而
顧失此乎

十餘者對曰為治者不至多言顧力行何如耳是
時天子方好文詞見申公對默然然已招致則以
為太中大夫舍魯邸議明堂事太皇竇太后好老
子言不說儒術得趙絰王臧之過以讓上上因廢
明堂事盡下趙絰王臧吏後皆自殺申公亦疾免
以歸數年卒弟子為博士者十餘人孔安國至臨
淮太守徐廣曰孔鮒之弟子襄為惠帝博士遷為
長沙太傅生忠忠生武及安國安國為博
士臨淮周霸至膠西內史夏寬至城陽內史礪曾
賜至東海太守蘭陵繆生至長沙內史索隱曰繆
繆氏出蘭陵一音穆所謂
繆生為楚元王所禮也徐偃為膠西中尉鄒人

闕門慶忌

漢書音義曰姓
闕門名慶忌

為膠東內史其治官民

皆有廉節稱其好學學官弟子行雖不備而至於
大夫郎中掌故以百數言詩雖殊多本於申公
清河王太傅轅固生者齊人也以治詩孝景時為
博士與黃生爭論景帝前黃生曰湯武非受命乃
弑也轅固生曰不然夫桀紂虐亂天下之心皆歸
湯武湯武與天下之心而誅桀紂桀紂之民不為
之使而歸湯武湯武不得已而立非受命為何黃
生曰冠雖敝必加於首履雖新必關於足何者上
下之分也今桀紂雖失道然君上也湯武雖聖臣

王整曰黃生之論
終非

按六韜云冠雖
弊禮加之于首
履雖新法踐之

于地雖非子亦
云冠雖穿髮必
戴之於頭履雖
五采必踐之干
地意皆效此

按師古云家人
言值隸之屬
楊慎曰司空城旦
書蓋太后怒曾韓
固之意意欲入以
罪條比于城旦駟
謂比儒書律令

下也。夫主有失行，臣下不能正言匡過，以尊天子，反因過而誅之，代立踐南面，非弒而何也？轅固生曰：必若所云，是高帝代秦，即天子之位，非邪？於是景帝曰：食肉不食馬肝。正義曰：論衡云：氣熱而毒，殺氣為毒也。不為不知味，言學者無言湯武受命，不為愚。遂罷。是後學者莫敢明受命放殺者。竇太后好老子書，召轅固生問老子書。固曰：此是家人言耳。索隱曰：服虔云：如家人言也。索老子道德篇雖微妙難通，然近而觀之，理國理身而已。故之言也。太后怒曰：安得司空城旦書乎？徐廣曰：刑徒之官也。駟案漢書音義曰：乃使固入圈刺豕，道家以儒法為急，比之於律令。

非也。儒家外自有
刑名家，何得以律
令比之。

景帝知太后怒，而固直言無罪，乃假固利兵，下圈刺豕，正中其心。一刺豕，應手而倒。太后默然，無以復罪，罷之。居頃之，景帝以固為廉直，拜為清河王太傅。徐廣曰：哀王乘也。久之，病免。今上初即位，復以賢良徵固。諸諛儒多疾毀固曰：固老罷歸之時，固已九十餘矣。固之徵也，薛人公孫弘亦徵。徐廣曰：薛縣在菑川側。目而視固，固曰：公孫子務正學，以言無曲學，以阿世自是之後，齊言詩皆本轅固生也。諸齊人以詩顯貴，皆固之弟子也。韓生者，漢書曰：名嬰。燕人也。孝文帝時為博士，景帝時

為常山王太傅徐廣曰憲王舜也韓生推詩之意而為內

外傳數萬言其語頗與齊魯間殊然其歸一也淮

南賁生受之索隱曰賁音肥自是之後而燕趙間言詩者

由韓生韓生孫商為今上博士

伏生者張晏曰伏生名勝伏氏碑云濟南人也故為秦博士孝

文帝時欲求能治尚書者天下無有乃聞伏生能

治欲召之是時伏生年九十餘老不能行於是乃

詔太常使掌故朝錯往受之秦時焚書伏生壁藏

之其後兵大起流亡漢定伏生求其書亡數十篇

獨得二十九篇即以教于齊魯之間學者由是頗

能言尚書諸山東大師無不涉尚書以教矣伏生

教濟南張生及歐陽生漢書曰字和伯千乘人歐陽生教千

乘兒寬兒寬既通尚書以文學應郡舉詣博士受

業受業孔安國兒寬貧無資用常為弟子都養索隱

曰謂兒寬家貧為弟子造食也何休注公羊灼烹為養案有廝養卒廝掌馬養造食也及時

時間行傭賃以給衣食行常帶經止息則誦習之

以試第次補廷尉史是時張湯方鄉學以為奏讞

掾以古法議決疑大獄而愛幸寬寬為人溫良有

廉智自持而善著書書奏敏於文口不能發明也

湯以為長者數稱譽之及湯為御史大夫以兒寬

為掾薦之天子。天子見問說之。張湯歿後六年。兒寬位至御史大夫。徐廣曰元符元年九年而以官卒。寬在三公位。以和良承意。從容得久。然無有所匡諫於官。官屬易之。不為盡力。張生亦為博士。而伏生孫以治尚書。徵不能明也。自此之後。魯周霸。孔安國。雒陽賈嘉。頗能言尚書事。孔氏有古文尚書。而安國以今文讀之。因以起其家。逸書得十餘篇。蓋尚書滋多於是矣。索隱曰。案孔臧與安國書云。舊書聞尚書二十八篇。取象二十八宿。河圖乃有百篇。耶知以今文讐古篆。隸推科斗。以定五十餘篇。並為之傳也。藝文志曰。安國悉得其書。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起者謂起發以出也。諸學

按註河圖疑當作何圖

茅坤曰以容為禮禮之戶也太史公獨筆而著之

者多言禮。而魯高堂生最本禮。固自孔子時而其經不具。及至秦焚書。書散亡益多。於今獨有士禮高堂生能言之。而魯徐生善為容。索隱曰。漢書作頌亦音容也。孝文帝時。徐生以容為禮官大夫。傳子至孫徐延。徐襄。襄其天姿善為容。不能通禮經。延頗能。未善也。襄以容為漢禮官大夫。至廣陵內史。延及徐氏弟子公戶滿意。索隱曰。公戶姓滿意名也。祭鄧展云。二人姓字非也。桓生。單次。索隱曰。單音舍。單姓次名也。皆常為漢禮官大夫。而瑕丘蕭奮。徐廣曰。屬山陽也。以禮為淮陽太守。是後能言禮為容者。由徐氏焉。自魯商瞿受易孔子。索隱曰。案商姓瞿名字子木瞿。

音劬孔子卒商瞿傳易六世至齊人田何字子莊索隱

曰案漢書云商瞿授魯橋庇于庸于庸授江東馯臂子弓子弓授燕周醜子家子家授東武孫虞子

乘子乘授何六代也仲尼弟子傳作瞿傳馯臂子

弘弘傳江東人矯子庸疵疵傳燕人周子家豎豎

傳淳于人光子乘羽羽傳齊人田子莊何與而漢

漢書不同馯音寒庇音必利反疵音自移反

與田何傳東武人王同子仲子仲傳菑川人楊何

索隱曰案田何傳東武王同傳菑川楊何何以易元光元年徵官至中

大夫齊人即墨成以易至城陽相廣川人孟但以

易為太子門大夫魯人周霸莒人衡胡徐廣曰莒一作呂

臨菑人王父偃皆以易至二千石然要言易者本

於楊何之家

董仲舒廣川人也。以治春秋孝景時為博士。下帷講誦。弟子傳以久次相受業。或莫見其面。蓋三年。董仲舒不觀於舍園。其精如此。進退容止非禮不行。學士皆師尊之。今上即位為江都相。索隱曰案仲舒事易帝兄以春秋災異之變推陰陽所以錯行。故求雨閉諸陽。縱諸陰。其止雨反是。行之一國未嘗不得所欲。中廢為中大夫。居舍著災異之記。是時遼東高廟災。主父偃疾之。取其書奏之天子。徐廣曰建元六年天子召諸生示其書。有刺譏。董仲舒弟子呂步舒

按師古云言新
孝者但就其舊
弟子受業不必
親見仲舒

年○索隱曰案漢書以為遼東高廟及長陵園殿災也仲舒為災異記草而未奏。主父偃竊而奏之。天子召諸生示其書。有刺譏。董仲舒弟子呂步舒

與寬曰董仲舒胡
母生瑕丘江生三
傳皆引入公孫弘
何也弘之治春秋
不如三子三子比
不顯而弘位至公
卿史氏亦微致不
平之處云爾

不知其師書徐廣曰舒一以為下愚於是下董仲
舒吏當死詔赦之於是董仲舒竟不敢復言災異
董仲舒為人廉直是時方外攘四夷公孫弘治春
秋不如董仲舒而弘希世用事位至公卿董仲舒
以弘為從諛弘疾之乃言上曰獨董仲舒可使相
膠西王膠西王素聞董仲舒有行亦善待之董仲
舒恐久獲罪疾免居家至卒終不治產業以修學
著書為事故漢興至于五世之間唯董仲舒名為
明於春秋其傳公羊氏也
胡毋生漢書曰齊人也孝景時為博士以老歸教

按通一作遂與
通同謂名位成
達者

授齊之言春秋者多受胡毋生公孫弘亦頗受焉
瑕丘江生為穀梁春秋自公孫弘得用嘗集比其
義卒用董仲舒仲舒弟子遂者蘭陵褚太廣川殷
忠徐廣曰殷一作温呂步舒褚大至梁相步舒至
長史持節使決淮南獄於諸侯擅專斷不報以春
秋之義正之天子皆以為是弟子通者至於命大
夫為郎謁者掌故者以百數而董仲舒子及孫皆
以學至大官

索隱述贊曰孔氏之衰經書緒亂言諸六學始
自炎漢著今立官四方扼腕曲臺壞壁書禮之
冠傳易言詩雲蒸霧散
興化致理鴻猷克贊

史記評林卷之二百二十一終

史記評林卷之二百二十一終

三

史記評林卷之一百二十二

吳興凌雅隆輯校
溫陵李光縉增補

酷吏列傳第六十二

孔子曰導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耻孔安國曰免苟

也導之以德齊之以禮有耻且格何晏曰格正也老氏稱

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德是以無德法令

滋章盜賊多有太史公曰信哉是言也法令者治

之具而非制治清濁之源也昔天下之網嘗密矣

索隱曰案鹽鐵論正說然姦偽萌起其極也上下相道

至於不振當是之時吏治若救火揚沸索隱曰言本弊不除

則其末非武健嚴酷反說惡能勝其任而愉快乎言道

難止也

第坤曰酷吏傳凡十餘人太史公特以刺武帝時任用及其盜賊滋多之弊故諸酷吏本傳或略而傳反詳或兩三人錯附勒一傳而海內橫被刑戮之慘如指掌矣

便思曰太史公語不多而意深厚法令者治之具而非制治清濁之源便得大綱說到姦偽萌起上下相道即借法為欺而無情實故至于不振及此時非酷吏救止

安能偷少頃之快

語勢不得不然非

與酷吏也

董份曰前以孔子

老氏發端故又以

聽訟二語復明其

說此太史昭應處

文字之易見者也

按破觚二句師

古云去嚴刑而

從簡易抑巧偽

而務敦厚也

王慎中曰錯非酷

更比也特借言刻

者之不可為耳

德者溺其職矣故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

乎下士聞道大笑之非虛言也漢興破觚而為圜

者高祖反秦之政破觚為圜謂除其嚴法約三章

耳斷離而為朴索隱曰應劭云削刑為璞也晉灼

樸網漏於吞舟之魚而吏治烝烝不至於姦黎民

艾安由是觀之在彼不在此帝昭曰在道高后時

酷吏獨有侯封刻轢宗室侵辱功臣呂氏已敗遂

禽侯封之家孝景時鼂錯以刻深頗用術輔其資

而七國之亂發怒於錯錯卒以被戮其後有郅都

甯成之屬

郅都者楊人也徐廣曰屬河東。索隱曰郅音質

地志云故楊城本秦時楊國漢楊縣城也今晉州

洪洞縣也至隋為楊唐初改為洪縣以故洪洞鎮

為各也秦及漢皆屬河東郡郅都墓在洪洞縣東

南二十里漢書云郅都河東大陽人班固失之甚

也大陽今陝州河北以郎事孝文帝孝景時都為

中郎將敢直諫面折大臣於朝嘗從入上林賈姬

如廁索隱曰案姬生野姦卒入廁上目都都不行

上欲自持兵救賈姬都伏上前曰臣一姬復一姬

進天下所少索隱曰盜賈姬等承陛下縱自輕奈宗廟太

后何上還姦亦去太后聞之賜都金百斤由此重

郅都濟南矚氏漢書音義曰矚音間小兒癩病也

索隱曰荀悅書音閑矚氏矚氏

唐順之曰郅都十
人行多而後而叙
各不同筆力探其
變化
楊慎曰十人只是
一篇文字
凌約言曰十人而
雅刑族者八明著
之示戒也

唐順之曰書出一
屈強人

史記卷五十三

七

余有丁曰按都酷吏也而有言若此君子當不以入廢言
按太史公將叙都獨先嚴酷而必先之以是時民朴畏罪自重自所以深著其失也然都自稱死節官下及居邊終其身匈奴不敢近雁門則都又酷吏中之賢者矣

音並 宗人三百餘家豪猾二千石莫能制於是景帝乃拜都為濟南太守至則族滅閻氏首惡餘皆股栗徐廣曰解脚戰搖也居歲餘郡中不拾遺旁十餘郡守畏都如大府都為人勇有氣力公廉不發私書問遺無所受請寄無所聽常自稱曰已倍親而仕身固當奉職效節官下終不顧妻子矣都遷為中尉丞相條侯至賓倨也而都揖丞相是時民朴畏罪自重而都獨先嚴酷致行法不避貴戚列侯宗室見都側目而視號曰蒼鷹臨江王徵詰中尉府對簿臨江王欲得刀筆為書謝上而都禁吏不宗

按太史公傳十吏相效為酷處首曰獨先嚴酷而次則曰治效都曰治類成由等曰治酷于禹曰治放都曰治甚于寧成曰治放尹齊曰盡放溫舒曰治與宣相放曰治大放張湯曰舉酷甚于溫舒節節血脈絡總只一箱文字

魏其侯使人以間與臨江王臨江王既為書謝上因自殺竇太后聞之怒以危法中都索隱曰案中如字讀謂以法中都免歸家孝景帝乃使使持節拜都為雁門太守而便道之官得以便宜從事匈奴素聞都節居邊為引兵去竟都都效不近雁門匈奴至為偶人象都都謂刻木偶類人形也一云寄人形於木令騎馳射莫能中見憚如此匈奴患之竇太后乃竟中都以為漢法景帝曰都忠臣欲釋之竇太后曰臨江王獨非忠臣邪於是遂斬都都寧成者穰人也徐廣曰寧一作甯屬南陽以郎謁者事景帝好

按太史公傳到
都為人補入中
間傳宣成為人
却撰擬在首隨
題變化不拘定
格
按為入小吏四
句從郡守畏如
大府交來

按霍成不特庶
弗如郡即其歸
家奴語視都自

史記卷之五十三

三

氣為人小吏必陵其長吏為人上操下如東溼薪
徐廣曰一無此字駟案帝昭曰言急滑賊任威稍
也。索隱曰操音七刀反操執也
遷至濟南都尉正義曰百官表云都尉秦官掌佐
秩皆六百石景帝中二年而都都為守始前數都
更各都尉若周之司馬
尉索隱曰敷皆步入府因吏謁守如縣令其畏都
音所注反
都如此及成往直陵都出其上都素聞其聲於是
善遇與結驩久之都都歿後長安左右宗室多暴
犯法於是上召寧成為中尉正義曰百官表云中
尉秦官掌徼循京師
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執金吾顏云金吾鳥名也王
辟不祥天子出行職王先道以禦非常故執此鳥
之象因其治效都都其廉弗如然宗室豪桀皆人

稱之詞又遠甚
矣乃以並列酷
吏則都寬哉

倪思曰成傳皆先
爭實空自形容欲
盡得其為人

人惴恐武帝即位徙為內史外戚多毀成之短抵
罪髡鉗是時九卿罪歿即歿少被刑而成極刑自
以為不復收於是解脫詐刻傳出關索隱曰解音
紀買反脫音
他活反謂歸家稱曰仕不至二千石賈不至千萬
安可比人乎乃賈貸買陂田千餘頃索隱曰賈音
也又音勢貸假貧民役使數千家數年會赦致產
音天得反數千金為任俠持吏長短出從數十騎其使民威
重於郡守
周陽由者其父趙兼以淮南王舅父侯周陽故因
姓周陽氏徐廣曰侯五年孝文六年國除。正義
曰周陽故城在絳州聞縣東二十九里

史記卷之五十三

四

按為守視都尉
數句又從為小
吏陵其長吏變
來

王立麟曰黯之正
直所謂仁者之勇
也謂之傲可乎周
陽由履之靡耳
其可與黯並言乎
汲黯同傳抗不可
而以由與黯俱是
查景接董也
王慙曰司馬安不
足言也汲黯孺孺
矯風力不肯為人
下至為周陽由所
抑何哉蓋周陽由
區賴小入黯蓋遠

之非畏之也異日
勝屠不其其後權
遂守之角卒併就
我玉石俱碎良可
恨夫

余有丁日於此又
見條侯之長者真
宰相之言也

由以宗家任為郎索隱曰案與國家有外戚姻事

孝文及景帝景帝時由為郡守武帝即位吏治尚

循謹甚然由居二千石中最為暴酷驕恣所愛者

撓法活之所憎者曲法誅滅之所居郡必夷其豪

為守視都尉如今為都尉必陵太守奪之治與汲

黯俱為伎漢書音義曰堅伎也司馬安之文惡漢書音義曰以文法傷害

人俱在二千石列同車未嘗敢均茵伏徐廣曰漢書作馬伏

者軾索隱曰案均等也茵車蓐也言二人與由同載一車上不敢與之均茵軾也謂下之也馮音

由後為河東都尉時與其守勝屠公爭權相告

言罪索隱曰風俗通云勝屠公當抵罪義不受刑

自殺而由棄市自寧成周陽由之後事益多民巧

法大抵吏之治類多成由等矣

趙禹者爨人徐廣曰屬扶風音台正義曰音胎故爨城在雍武功縣西南二十二里

封漢爨縣也正義曰若用廉以佐史補中都官京都府史

為令史事太尉亞夫亞夫為丞相禹為丞相史府

中皆稱其廉平然亞夫弗任曰極知禹無害然文

深漢書音義曰禹持文法深刻不可以居大府今上時禹以刀

筆吏積勞稍遷為御史上以為能至太中大夫與

張湯論定諸律令徐廣曰論一作偏作見知吏傳得相監

司用法益刻蓋自此始

按師古云傳謂
傳速考今之退
送赴對也爰易
也以文書易其
口辭訊考問也
鞠旁也謂穿覈
之論復謂上論
之而獲報也
劉辰翁曰亦其天
資偏得之非努力
可至使元功業則
効鼠而已

張湯者杜人也。徐廣曰爾時未為陵其父為長安丞。出湯為
兒守舍。還而鼠盜肉。其父怒笞湯。湯掘窟得盜鼠
及餘肉。劾鼠掠治。傳爰書訊鞠論報。蘇林曰謂傳
以此書易其辭處鞠窮也。張晏曰傳考證驗也。爰
書自證不如此言反受其罪。訊考三日復問之。知
與前辭同不也。鞠一吏為讀狀論其報行也。索
隱曰帝昭云爰換也。古者重刑嫌有愛惡故移換
獄書使他官考實。弁取鼠與肉具獄磔堂下。日罪
之故曰傳爰書也。父歿後湯為長安吏。父之周陽侯
備其父見之。視其文辭如老獄吏。大驚遂使書獄。
如淳曰決獄之父歿後湯為長安吏。父之周陽侯
書謂律令也。始為諸卿時。徐廣曰田勝也武帝始立而封為周陽侯
母弟也。武帝始立而封為周陽侯。嘗繫長安。湯傾身為之。常昭曰為及出為侯。大與

按无害者犹言
莫能破也

凌約言曰諸酷吏
之迂秩皆曰上以
為能詞婉而意深
矣
茅坤曰臺為趙禹
張湯兩人共爭而
兩人各自結局處
極工

湯交徧見湯。賈人湯給事內史。為寧成掾。以湯為
無害。言大府。調為茂陵尉。治方中。漢書音義曰方
也。湯王治之。蘇林曰天子即位豫作陵諱之。故言
方中如淳曰大府幕府也。茂陵尉主作陵之尉也。
常昭曰太武安侯為丞相。徵湯為史。時薦言之。天
子補御史。使案事。治陳皇后蠱獄。深竟黨與。於是
上以為能。稍遷至太中大夫。與趙禹共定諸律令。
務在深文。拘守職之吏。蘇林曰拘刻已而趙禹遷
為中尉。徙為少府。而張湯為廷尉。兩人交驩。而兄
事禹。禹為人廉倨。為吏以來。舍母食客。公卿相造
請禹。禹終不報謝。務在絕知友賓客之請。孤立行

余有丁曰見文法
輒取句最見老吏
手段

按湯浮慕之即
昔所謂知陰陽
弟坤曰請傳士弟
子補廷尉史是湯
巧子媚上處
按自上方向文
李奎往往釋湯
所言皆湯多詐
舞智以御人處
所謂知陰陽人
主與俱上下者也

唐順之曰此下章
法皆

董份曰美惡具見
故為宋錄

按漢書聞作問
屬下句讀師古
云問謂非當朝
奏者

倪思曰自亭疑法
即奏事所治即上
意即家即下戶載
載如老吏

一意而已見文法輒取亦不覆案求官屬陰罪湯

為人多詐舞智以御人制昭曰始為小吏乾沒徐廣

日隨勢沈浮也駟案服虔曰射成敗也如淳曰得
謂無潤及之而取他人也又云與長安富賈田甲

魚翁叔之屬交私徐廣曰及列九卿收接天下名

士大夫已心內雖不合然陽浮慕之是時上方鄉

文學湯決大獄欲傳古義索隱曰乃請博士弟子

治尚書春秋補廷尉史亭疑法李奇曰亭平也均

平疑索隱曰使之事也奏讞疑事必豫先為上分別其原上所是受

而著讞決法廷尉繫令常昭曰在板繫也古以板書之

言上所是著之為正獄以廷尉揚王之明奏事即

法令決平之揚主之明監也謾湯應謝徐廣曰應

賢者正義曰百官表云廷尉秦官有正左右監皆

引正監等賢者本為臣建議議如曰固為臣議如上

上意臣不用愚昧不從至此也蘇林曰王坐不用

責臣臣弗用愚抵於此蘇林曰王坐不用

聞徐廣曰詔答聞也如今制曰即奏事上善之曰

臣非知為此奏乃正監掾史其為之其欲薦吏揚

人之善蔽人之過如此所治即上意所欲罪予監

史深禍者即上意所欲釋與監史輕平者所治即

豪必舞文巧詆即下戶羸弱時口言雖文致法上

按往往釋湯句
即贊所謂人主
與俱上下

余有丁曰湯自為
刻深而導上以寬
釋正是他舜文也

閑如霖曰獨載上
府欲釋亦爭二人
卒死他事可知

茅贊曰所排大臣
謂時雖大臣決獄
亦為所排難也漢
書多巧字非

財察。李奇曰先見上口於是往往釋湯所言。李奇曰湯
口所先言湯至於大吏內行脩也。通賓客飲食於
故人子弟為吏及貧昆弟調護之尤厚。其造請諸
公不避寒暑。是以湯雖文深意忌不專平。然得此
聲譽而刻深史多為爪牙用者。依於文學之士。丞
相弘數稱其美。及治淮南衡山江都反獄皆窮根
本嚴助及伍被上欲釋之。湯爭曰。伍被本畫反謀
而助親幸出入禁闕爪牙臣。乃交私諸侯如此弗
誅後不可治。於是上可論之。其治獄所排大臣自
為功。多此類。於是湯益尊任。遷為御史大夫。徐廣曰元

按兵只賦重民
旁好生此用酷
吏之由也一篇
根原在此發之

按音縉解見平
隸書

交約言曰每朝奏
事天子至為忘食
則其言必多可喜
太史公寓意深矣

按太史公連日
責湯曰湯湯曰

符二 會渾邪等降。漢大興兵伐匈奴。山東水旱。貧
民流徙。皆仰給縣官。縣官空虛。於是丞上指請造
白金及五銖錢。籠天下鹽鐵。排富商大賈。出告縉
令。正義曰縉音岷。錢貫也。武帝伐四夷。國用不足。故稅民田宅船乘畜產奴婢等。皆平作錢數。每千錢一筭。出一等。賈人倍之。若隱不稅。有告之。半與告人。餘半入官。謂縉出此。今用鋤築豪強。兼并富商大賈之家也。一筭百二十文也。鉅豪彊并兼之家。舞文巧詆以
輔法。湯每朝奏事。語國家用。日晏。天子忘食。丞相
取充位。徐廣曰時臣蔡莊青翟為丞相天下事皆決於湯。百姓不
安其生。騷動。縣官所與未獲其利。姦吏並侵漁。於
是痛絕以罪。則自公卿以下至於庶人。咸指湯湯

怨湯曰生曰湯又
曰怨之曰患之
曰欲陷之欲成
之及曰有卻曰
心望極其形容
皆為下文天子
果以湯懷詐使
使責湯張本

嘗病天子至自視病其隆賈如此匈奴來請和親
羣臣議上前博士狄山曰和親便上問其便山曰
兵者凶器未易數動高帝欲伐匈奴大困平城乃
遂結和親孝惠高后時天下安樂及孝文帝欲事
匈奴北邊蕭然苦兵矣孝景時吳楚七國反景帝
往來兩宮間寒心者數月吳楚已破竟景帝不言
兵天下富實今自陛下舉兵擊匈奴中國以空虛
邊民大困貧由此觀之不如和親上問湯湯曰此
愚儒無知狄山曰臣固愚忠若御史大夫湯乃詐
忠若湯之治淮南江都以深文痛詆諸侯別疏骨

曾師古曰博士
官皆呼為生

楊慎曰只一狄山
高得情狀迫切可
想至斬山頭去痛
快未必凶奴之為
也故曰自此群臣
震懼垂意洋益矣
亦納言曰太史公
從容叙及于田甲
而湯愈充明容矣

唐順之曰此漢書
趙京兆朱丞相本
子也

肉使蕃臣不自安臣固知湯之為詐忠於是上作
色曰吾使生居一郡能無使虜入盜乎曰不能曰
居一縣對曰不能復曰居一障間正義曰障謂塞
上要險之處別
築城置吏士守
之以扞寇盜也
山自度辯窮且下吏曰能於是上
遷山乘輶至月餘匈奴斬山頭而去自是以後羣
臣震懼湯之客田甲雖賈人有賢操始湯為小吏
時與錢通徐廣曰
以利交及湯為大吏申所以責湯行義
過失亦有烈士風湯為御史大夫七歲敗河東人
李文嘗與湯有卻已而為御史中丞恚數從中文
書事有可以傷湯者不能為地湯有所愛史魯謁

劉奉世曰非奉世謂如無姓名上變者

董份曰三許字舉為湯謀

按師古云專擇也以主擇米故曰適官時或以諸獄皆滿故權在柱此署數之非本獄附也

居知湯不平使人上蜚變告文姦事下湯湯治論殺文而湯心知謁居為之上問曰言變事蹤跡安起湯詳驚曰此殆文故人怨之謁居病臥閭里王人湯自往視疾為謁居摩足趙國以冶鑄為業王數訟鐵官事湯常排趙王趙王求湯陰事謁居嘗案趙主趙王怨之并上書告湯大臣也史謂居有病湯至為摩足疑與為大姦事下廷尉謁居病歿事連其弟弟繫導官如淳曰太官之別也主酒湯亦治他囚導官見謁居弟欲陰為之而詳不省謁居弟弗知怨湯使人上書告湯與謁居謀共變告李文事下減

董份曰湯念者亦伴念也始納而至主前則反此湯詐故懸然亦用以此敗

王維模曰前云湯為御史大夫七歲敗中云窮竟其爭未奏未云長史皆善湯欲陷之也三節者皆叙事起伏血脉

按以下氣二長史故陷之故甚有條理

宣宣嘗與湯有卻及得此事窮竟其事未奏也會人有盜發孝文園瘞錢如淳曰瘞理錢於園陵以送炭丞相青翟朝與湯約俱謝至前湯念獨丞相以四時行園當謝湯無與也不謝丞相謝上使御史案其事湯欲致其文丞相見知張晏曰見知故縱以其罪罪之丞相患之三長史皆害湯欲陷之始長史朱買臣會稽人也正義曰朱買臣吳人也此時曹州為會稽郡也讀春秋莊助使人言買臣買臣以楚辭與助俱幸侍中為太中大夫用事而湯乃為小吏跪伏使買臣等前已而湯為廷尉治淮南獄排擠莊助買臣固心望及湯為御史大夫買臣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九

此至淮南獄事安
得不甚恨其不切
上有深意

按長短句午上
讀秦秋句皆謂
深又勝湯者

按至此又合三
長史陷湯計言
之字前又相照

以會稽守為主爵都尉列於九卿數年坐法廢守
長史見湯湯坐牀上丞史遇買臣弗為禮買臣楚
士正義曰周末越王勾踐滅吳楚威王滅
越吳之地總屬楚故謂朱買臣為楚士深怨嘗
欲歿之王朝齊人也以術至右內史邊通學長短
漢書音義曰長短術興於六國時
行長入短其語隱謬用相激怨 剛彘疆人也官
再至濟南相故皆居湯右已而失官守長史詘體
於湯湯數行丞相事知此三長史素饜常凌折之
以故三長史合謀曰始湯約與君謝已而賣君今
欲劾君以宗廟事此欲代君耳吾知湯陰事使吏
捕案湯左田信等漢書音義曰左證左也。正義
曰言湯與田信為人道之在故

余有丁曰湯使謂
居言又上疑言及
蹤跡湯乃詐驚故
至此上輒以賈人
先知語詰湯即湯
以文故人語疑之
也湯曰固宜有尤
有恨意安得不敷
上之憾也

言左田曰湯且欲奏請信輒先知之居物致富與
信等 湯分之及他姦事事辭頗聞上問湯曰吾所為賈
人輒先知之益居其物是類有以吾謀告之者湯
不謝湯又詳驚曰固宜有減宣亦奏謁居等事天
子果以湯懷詐面欺使使八輩簿責湯蘇林曰簿
音王簿之
簿悉湯具自道無此不服於是上使趙禹責湯禹
責也下兩人察至讓湯曰君何不知分也君所治夷滅者幾何人
矣今人言君皆有狀天子重致君獄欲令君自為
計何多以對簿為湯乃為書謝曰湯無尺寸功起
刀筆吏陛下幸致為三公無以塞責然謀陷湯罪

許應元曰馬平日
不覆案故曰何多
以對簿為
其坤曰禹讓湯是
矣其自謂如何

按湯死而其母令無厚葬斯言似與道者為知矣非為湯計特欲感激若心以快怨或不然何湯之效酷母曾不能切責于平時而及其自殺始為是忠忿之言也抑或救正之弗听徒戮辱以遺親心憂故戒昆弟諸子而痛絕之故此皆不可知者童份曰非禹平也乃後來益急又名禹為平耳茅贊曰禹酷急而名為平附謂狼而羊也

者二長史也。遂自殺。湯家產直不過五百金。皆所得奉賜。無他業。昆弟諸子欲厚葬湯。湯母曰。湯為天子大臣。被汙惡言而死。尚厚葬乎。載以牛車。有棺無槨。天子聞之。曰。非此母不能生此子。乃盡案誅二長史。丞相青翟自殺。出田信。上惜湯。稍遷其子安世。趙禹中廢。已而為廷尉。始條侯以為禹賊深弗任。及禹為少府。比九卿。禹酷急。至晚節事益多。吏務為嚴峻。而禹治加緩。而名為平。王溫舒等後起。治酷於禹。禹以老徙為燕相。數歲亂。悖有罪。免歸。後湯十餘年。以壽卒于家。

其說者曰三晉史列傳

義縱者河東人也。為少年時嘗與張次公俱攻剽

為羣盜。徐廣曰剽音扶召反。索隱曰說文縱有

姊。始索隱曰李奇音以醫幸王太后。王太后問有

子兄弟為官者乎。姊曰有弟無行。不可。太后乃告

上。拜義始弟縱為中郎。漢書音義曰始補上黨郡

中令。索隱曰案謂補上黨郡治敢行。少蘊藉。漢書音義

無連事。舉為第一。遷為長陵及長安令。直法行治。

不避賢戚。以捕案太后外孫修成君子仲。索隱曰

君其子名仲。上以為能。遷為河內都尉。至則族

君其子名仲。上以為能。遷為河內都尉。至則族

按師古云少蘊藉者無所忌也

君其子名仲。上以為能。遷為河內都尉。至則族

茅坤曰寧成事不
入本傳而以附入
縱傳以多形主也
唐順之曰捕此一
段最奇先說寧成
之威然後說縱能
制成猶先說劉都
之威然後說成能
凌都也
董份曰弘是寧成
抑上式亦知大体
者但不能持諫故
史惡之耳
茅坤曰寧成為酷
吏而縱後破寧成
之家可為一嘆

滅其豪穰氏之屬河內道不拾遺而張次公亦為
郎以勇悍從軍敢深入有功為岸頭侯徐廣曰受封五年與
淮南王女凌姦及受財物國除寧成家居上欲以為郡守御史大
夫弘曰臣居山東為小吏時寧成為濟南都尉其
治如狼牧羊成不可使治民上乃拜成為關都尉
歲餘關東吏隸郡國出入關者漢書音義號曰寧
見乳虎無值寧成之怒義縱自河內遷為南陽太
守聞寧成家居南陽及縱至關寧成側行送迎然
縱氣盛弗為禮至郡遂案寧氏盡破碎其家成坐
有罪及孔暴之屬皆轉亡徐廣曰孔暴二姓大族南陽吏民

劉辰翁曰昔之措
民今長從之嚴反
為更耳助治公
務以自效
楊慎曰曰重足一
跡曰不寒而栗曰
鷹擊毛摯形容王
骨矣

重足一迹而平氏朱彊杜衍杜周為縱牙爪之吏
任用遷為廷史軍數出定襄定襄吏民亂敗於是
徙縱為定襄太守縱至掩定襄獄中重罪輕繫二
百餘人及賓客昆弟私入相視亦二百餘人縱一
捕鞠曰為效罪解脫漢書音義曰一切皆捕之也律諸囚徒私解脫桎梏鉗鎖
加罪一等為人解脫與同罪縱鞠相贖餉者二百人為解脫必罪盡殺也是日皆報殺
四百餘人其後郡中不寒而栗猾民佐吏為治
日案謂豪猾之人干豫吏政故云佐吏為理也是時趙禹張湯以深刻為
九卿矣然其治尚寬輔法而行而縱以鷹擊毛摯
為治徐廣曰鷙鳥為將擊必張羽毛也後會五銖錢白金起民為姦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酷吏列傳 十三

倪思曰取為小治奸益不勝極見酷吏之無益人必不服今日小定明日即不可行此而誅之亦不勝也
按漢書以聞奉為人各因惡而見用見時政尚刻急也
增徐中行曰按縱為內史道不治上言桀為威令馬腹罪等也乃桀對曰聖體不安臣意不在馬帝喜而超用之縱卒以此起上怒而銜之至棄市帝何察於縱而昏

京師尤甚乃以縱為右內史王溫舒為中尉溫舒至惡其所為不先言縱縱必以氣凌之敗壞其功其治所誅殺甚多然取為小治姦益不勝直指始出矣吏之治以斬殺縛束為務閭奉以惡用矣縱廉其治放郅都上幸鼎湖病久已而卒起幸其泉索隱曰卒道多不治上怒曰縱以我為不復行此道乎噤之至冬徐廣曰楊可方受告帝昭曰人出緝者可方受之索隱曰緝錢貫也漢氏有告緝令楊可主之謂緝錢出等人有不以錢通者令得告也縱以為此亂民部吏捕其為可使者索隱曰謂求楊可之天子聞使杜式治以為廢格沮事漢書音義曰武帝使

於桀哉縱蓋不及縱之狡黠也

楊可王告緝沒入其財物縱捕為可使者此棄縱為廢格詔書沮已成之事○索隱曰格音閣棄縱市後一歲張湯亦死

王溫舒者陽陵人也徐廣曰少時椎埋為姦殺人而埋之已而試補縣亭長數廢為吏以治獄或謂發冢

至廷史事張湯遷為御史督盜賊殺傷甚多稍遷至廣平都尉擇郡中豪敢任吏十餘人以為爪牙皆把其陰重罪而縱使督盜賊快其意所欲得此人雖有百罪弗法即有避因其事夷之亦滅宗以其故齊趙之郊盜賊不敢近廣平廣平聲為道不拾遺上聞遷為河內太守素居廣平時皆知河內

余直丁曰自溫舒而下皆張湯故吏也故太史公每曰事張湯意深至矣按快其意數句又從上意所欲得數句更來
增王世貞曰予讀漢史見其時不專使之論囚而郡國守相得徑取中肯綮而王溫舒豈殺之徒出至具私馬為擊上書族捕郡人千餘家不二

拾遺上聞遷為河內太守素居廣平時皆知河內

日振可流血放數
千里而日就之俄
且恨冬月行尽也
人主更錄之下筆
推擢洪德抑何短
也自非蛇蝎毒孽
人苟有生理者亦
何可快意而屢剪
之烏在為民牧哉

唐順之曰野無犬
吠之盜此道不拾
遺棄矣

案坤曰溫舒殘暴
所不能及載本傳
皆復見之楊僕傳
中

豪姦之家及往九月而至令郡具私馬五十疋為
驛自河內至長安部吏如居廣平時方略捕郡中
豪猾郡中豪猾相連坐千餘家上書請大者至族
小者乃死家盡沒入償贓奏行不過二三日得可
事論報至流血十餘里河內皆怪其奏以為神速
盡十二月郡中毋聲毋敢夜行野無犬吠之盜其
頗不得失之旁郡國梨來漢書作連梨索隱曰梨音犁犁比也會春溫舒
頓足歎曰嗟乎令冬月益展一月足吾事矣其好
殺伐行威不愛人如此天子聞之以為能遷為中
尉其治復放河內徙諸名禍猾吏徐廣曰有殘刻之名索隱曰

王整曰以義縱循
良溫舒哉

案漢書作徒請召猜禍吏服虔曰徒但也猜惡也
應劭曰猜疑也取吏奸猜疑人作禍敗者而使之
與從事河內則楊皆麻戊徐廣曰一關中楊贛成云麻成關中楊贛成
信等義縱為內史憚未敢恣治及縱死張湯敗後
徙為廷尉而尹齊為中尉遷
尹齊者東郡茌平人索隱曰在音仕疑反以刀筆稍遷至御
史事張湯張湯數稱以為廉武使督盜賊所斬伐
不避貴戚遷為關內都尉聲甚於寧成上以為能
遷為中尉吏民益凋敝尹齊木彊少文豪惡吏伏
匿而善吏不能為治以故事多廢抵罪上復徙溫
舒為中尉而楊僕以嚴酷為主爵都尉

崇坤曰楊僕不詳僕本末而特詳尹文王溫舒及末篇盜賊滋多之故太史公重在博酷吏不為僕傳也按兩言溫舒為人却在第二次作中尉中於楊僕傳見之文之變化不測類如此王整曰豪惡吏變為方略吏矣

楊僕者宜陽人也以千夫為吏漢書音義曰千夫若五大夫武帝軍用不足令民出錢穀為之河南守案舉以為能遷為御史使督盜賊關東治放尹齊以為敢擊行稍遷至三爵都尉列九卿天子以為能南越反拜為樓船將軍有功封將梁侯為荀彘所縛徐廣曰受封四年征朝鮮漢書云與左將軍荀彘俱擊鮮還贖為庶人索隱曰案漢書云與左將軍荀彘俱擊鮮還贖為庶人索隱曰鮮為彘所縛還免為庶人病歿居久之病歿而溫舒復為中尉為人少文居廷惛惛不辯索隱曰索隱曰至於中尉則心開督盜賊素習關中俗知豪惡吏豪惡吏盡復為用為方略吏苛察盜賊惡少年按徐廣曰音項器名也如今之投書函中索隱曰鉞日鉞受投書之器人不可出三倉音胡江反

董份曰愚者言以大薰逼也今人于孤頭穴亦嘗火攻之溫舒不能即禽有劫之家故巧詆下戶而薰逼大豪使之知懼耳楊慎曰上疊無勢而有勢者復出于此情理畢達服中以下猶而大權乃為用文字之織密眼目之歷落如此

購告言姦置伯格長徐廣曰一作落古村落字亦作格街陌屯落皆設督長也索隱曰伯阡陌格音村落言阡陌村落皆置長也以此牧司姦盜賊溫舒為人調善事有勢者即無勢者視之如奴有勢家雖有姦如山弗犯無勢者資戚必侵辱舞文巧詆下戶之猾以煮大豪煮音熏索隱曰案熏猶熏炙索之以熏其治中尉如此姦猾窮治大抵盡靡爛逐大姦也其治中尉如此姦猾窮治大抵盡靡爛獄中行論無出者其爪牙吏虎而冠於是中尉部中中猾以下皆伏有勢者為游聲譽稱治治數歲其吏多以權富溫舒擊東越還徐廣曰元鼎六年出會稽破東越議有不中意者坐小法抵罪免是時天子方欲作

通天臺正義曰漢書元封三年三輔舊事云起甘泉通天臺高五十丈而未有入

溫舒請覆中尉脫卒得數萬人作上說拜為少府

徙為右內史治如其故姦邪少禁坐法失官復為

右輔行中尉事如故操歲餘會宛軍發漢書音義曰發兵伐

宛詔徵豪吏溫舒匿其吏華成及人有變告溫舒

受員騎錢他姦利事罪至族自殺其時兩弟及兩

婚家亦各自坐他罪而族光祿徐自為曰悲夫夫

古有三族而王溫舒罪至同時而五族乎溫舒死

家直累千金賊後數歲尹齊亦以淮陽都尉病死家

直不滿五十金燕所誅滅淮陽甚多及死仇家欲燒

王慎中曰總叙酷吏之自禍并揭家國為戒深矣唐順之曰叙酷吏必事皆詳

茅坤曰溫舒獨酷故其受過亦獨慘按前叙湯厲言用酷吏之害

楊慎曰尸公去者謂齊然而遺命其家者逃歸葬耳徐廣之說事涉神怪且不達文義

茅坤曰酷吏為患而盜賊蜂起於是縹衣直指之使出矣

史約言曰太史公傳酷吏蓋載當時所以不近人情流血數里若奸究無以自容者而終之以大群小群輕犯法而不可禁然則國家何事酷吏哉此太史公意也

其尸尸去歸葬徐廣曰尹齊死未及歛恐自溫

舒等以惡為治而郡守都尉諸侯二千石欲為治

者其治大抵盡放溫舒而吏民益輕犯法盜賊滋

起南陽有梅免白政楚有殷中徐廣曰殷一作假人亦有姓假者也

杜少齊有徐勃燕趙之間有堅盧范生之屬大羣

至數千人擅自號攻城邑取庫兵釋奴罪縛辱郡

太守都尉殺二千石為檄告縣趣具食小羣盜以

百數掠鹵鄉里者不可勝數也於是天子始使御

史中丞丞相長史督之猶弗能禁也乃使光祿大

夫范昆諸輔都尉及故九卿張德等衣繡衣持節

按此與起語上下相迫至于不振者相照應

虎符發兵以興擊斬首大部或至萬餘級及以法誅通飲食坐連諸郡甚者數千人數歲乃頗得其渠率設卒失人復聚黨阻山川者往往而羣居無可奈何於是作沈命法漢書音義曰沈藏匿也命沈匿不發覺之法曰羣盜起不發覺發覺而捕弗滿品者二千石以下至小吏主者皆死其小吏畏誅雖有盜不敢發恐不能得坐課累府府亦使其不言故盜賊寢多上下相為匿以文辭避法焉徐言無盜賊也減宣者揚人也以佐史無害給事河東守府衛將

暉有光曰漢書作王溫舒為中尉而宣為左內史按溫叙未嘗免作為字是張湯效溫舒自中尉徙廷尉意即此時

軍青使買馬河東見宣無害言上徵為大厩丞正曰百官表云大僕屬官官事辦稍遷至御史及中丞使治主父偃及治淮南反獄所以微文深詆殺者甚眾稱為敢決疑數廢數起為御史及中丞者幾二十歲王溫舒免中尉而宣為左內史其治米鹽事大小皆關其手自部署縣名曹實物官吏令丞不得擅搖痛以重法繩之居官數年一切郡中為小治辦然獨宣以小致太能因力行之難以為經中廢為右扶風坐怨成信漢書曰成信亡藏上林中宣使郡令格殺信正義曰郡令今岐州吏卒

格信時射中上林苑門宣下吏詆罪以為大逆當族自殺而杜周任用

杜周者南陽杜衍人正義曰杜氏譜云字長孺義

縱為南陽守以為爪牙舉為廷尉史事張湯湯數

言其無害至御史使案邊失亡文穎曰邊卒多亡

有所亡所論殺甚眾奏事上意任用與減宣相

編更為中丞十餘歲其治與宣相放然重遲外寬

內深次骨李奇曰其用罪深列至宣為左內史周

為廷尉其治大放張湯而善侯伺上所欲擠者因

而陷之上所欲釋者又繫待問而微見其寃狀容

揚慎曰相編即相

按上所欲擠數句即湯傳上意所欲罪所欲釋兩端

有讓周曰君為天子決平不循三尺法漢書音義曰以三尺

竹簡書專以人主意指為獄獄者固如是乎周曰

三尺安出哉前主所是著為律後主所是疏為令

當時為是何古之法乎至周為廷尉詔獄亦益多

矣二千石繫者新故相因不減百餘人郡吏大府

舉之廷尉如淳曰郡吏郡太守也孟康曰一歲至

千餘章章大者連逮證案數百小者數十人遠者

數千近者數百里會獄吏因責如章告劾不服以

笞掠定之於是聞有逮皆亡匿獄久者至更數赦

張晏曰詔書赦十有餘歲而相告言大抵盡詆以

增袁黃曰按荀卿論法後王杜周云後主所是疏為令是得卿之說而竹之者也後世有謂祖宗不足法者其禍水之流乎荀固罪首而周其醜也余有丁曰其用意又奸于湯

劉辰翁曰酷吏十人，都斬成斃，鉗由縱棄，市湯自絞，溫舒五族，尹齊亡去，減宣自殺，淮杜周有子，孫趙禹壽酷吏首尾，只似一傳，故趙禹卒于張湯，溫舒始于義縱，義縱亦卒于楊僕，尹齊甚于齊成，杜周甚于溫舒，皆橫行逆見，而心術形勢時事，勝敗民俗，情偽無不可以一目而得，若禹自禹湯自湯，誰不能若。

余有丁曰：人主與俱上下，謂與人主俱上下也。倒用便。

不道索隱曰：案大抵猶大也。盡誅者盡至也。以上廷尉及中都官詔

獄逮至六七萬人，吏所增加十萬餘人。周中廢後

為執金吾，遂盜捕治桑弘羊，衛皇后昆弟子刻深

天子以為盡力無私，遷為御史大夫。徐廣曰：天漢三年為御史大夫。

始二年卒。家兩子夾河為守，其治暴酷皆甚於

王溫舒等矣。杜周初徵為廷史，有一馬且不全。及

身又任事，至三公。列子孫尊官，家訾累數巨萬矣。

太史公曰：自郅都杜周十人者，此皆以酷烈為聲

然，郅都仇直引是非，爭天下大體，張湯以知陰陽

人主與俱上下，時數辯當否，國家賴其便。趙禹特

奇

楊慎曰：太史公謂張禹成而民不思一語至矣。班固乃稱其推賢有後力，蓋其酷吏之名異乎太史公之直筆矣。

茅坤曰：予讀酷吏傳，諸所列錄吏民，蓋不減洪水之災，并秦持一聞耳。而諸酷吏十餘人，惟趙禹杜周以善終，餘皆許以甚且族而仇家為燬其尸，今之吏可不戒哉。

董份曰：前引孔子老氏發端見上德薄刑酷，吏必不可為矣。而贊語又表著酷吏之長正所謂不隱惡不沒善。

據法守正，杜周從諛，以少言為重，自張湯歿後，網

密多詆嚴，官事寢以耗廢。九卿碌碌奉其官，救過

不贍，何暇論繩墨之外乎？然此十人中，其廉者足

以為儀表，其污者足以為戒。徐廣曰：一本方略教

導禁姦止邪，一切亦皆彬彬，皆有其文武焉。雖慘

酷，斯稱其位矣。至若蜀守馮當暴挫，廣漢李貞擅

礫入東郡，彌僕鋸項，天水駱璧推減。徐廣曰：一作

也。謂推繫之，以成獄也。河東褚廣妄殺，京兆無忌

馮翊殷周，蝮鷲索隱曰：蝮音蝮，虵鷲音至水衡閹

奉，朴擊賣請，何足數哉？何足數哉？

水衡閹

而首尾相應不露
于詞讀者自得耳

史記卷之三

西漢列傳

三

索隱述贊曰太上失德法令滋起破觚為圓禁
暴不止奸偽斯熾慘酷爰始乳獸揚威倉鷹側
視舞文巧詆
懷生可恃

權德輿曰洪範之沈潛大易之直方皆臣
道也都雖未蹈之斯近之矣不隱忠以避
成不枉道以蒞官無處父之華異申張之
愆所至之邦必以稱職其始古之剛而無
虐怒而中節者歟一坐臨江之嫌當太后
之怒身死漢庭手足異處有以見漢氏之
不綱矣太史公以都首冠酷吏豈善善惡
惡之義哉贊述雖云引是非爭大體又何
焉補
黃震曰郅都公廉而敢諫守北邊匈奴遠
却為治雖尚嚴首惡之外未嘗濫及史氏
顧以之首酷吏何哉漢自高帝以寬大立
國其將相大臣又相繼以清淨為治至于
文景其民無不撲畏自重而都乃獨先之
以嚴行法不避貴戚其意若曰不畏強禦

而已而斬斬無餘味風俗遂為一變未幾
甯成以陰劫之資而効之自甯成趙由之
役乘多事之衝而甚之於是張湯之徒一
時相率皆務于酷而吏民益輕犯法盜賊
滋起推所自來誰實助之夫貴戚犯法而
避之固不可然天下獨無中道乎矯枉一
過其正其流弊乃爾愚故謂郅都非酷吏
也而酷吏實自郅都始也傳之酷吏之首
庸何
辭
凌約言曰予讀酷吏傳始悲其人丁於時
而使然中有受其方略禁奸止暴國家賴
其便亦有取焉未則悼其人無有自脫于
刑戮其貲財巨萬亦卒歸於國而已耳然
則當時之吏也
何庸酷也哉
盧麟曰司馬遷傳漢酷吏凡十人張湯杜
周在焉至班固為傳乃不入此二人劉元
城謂湯之後安世為相世多賢者至光武
有名純者更有聲固以其子孫賢故貸之

史記卷之三

西漢列傳

三

其并貸杜周者杜周者則子產立公孫洩之義也果如此則固之意勢利之甚豈為信史元城又謂遷教臣忠固教于孝教忠孝恐亦不當如是也予竊謂固之意別有在焉遷好奇之士也傳酷吏僅十人蓋惟其酷亦異其才也而固於十人之中獨去湯與周或更論其行乎湯素不貧以小吏至三公死之日有棺無槨周素貧初任一馬不全死之日有家資巨萬則湯之酷也以廉周之酷也以貪貸湯者嘉其廉故別其籍去周者羞其貪故削其傳

史記評林卷之百三十二終

吳興凌維隆輯校
溫陵李光縉增補

史記評林卷之一百二十三

大宛列傳第六十三

索隱曰案此傳今在西南夷下不宜在酷吏游俠之間斯蓋竝司馬公之殘缺褚先生補之失也幸不深尤焉

王鑿曰史記不與張騫立傳其始附衛青而於大宛傳備載始末蓋大宛諸國土俗皆騫所歸為武帝言者也騫沒後諸使西域者亦具焉事備具而有條理若漢書則大宛張騫多

董份曰張騫鑿空通道其事亦有奇者本欲立傳而以騫不足立也政於此發端見之而下敘騫事此太史公妙處唐順之曰匈奴傳與大宛傳體異匈奴一國而大宛諸國諸國則錯綜也

茅坤曰大宛事以張騫身沒後九十餘年而始舉遷特惡騫始倡故通篇精神歸騫一人而諸國中惟通大宛一節得善馬幾困於中國以此先後情事諸國中以大宛為結

又曰大宛以西始末如畫而漢武窮兵實錄猶可攬涕

董份曰此傳决非褚先生所能撰次

王黎曰突然起須如此妙

大宛之跡正義曰漢書云大宛國去長安萬二千五百五十里東至都護治西南至大月氏南亦至大月氏北至康居括地志云率都沙州國亦各蘇對沙州國本漢大宛國○索隱曰宛音苑又於見自張騫張騫漢中人者舊傳云騫漢中

袁反成周建元中為郎是時天子問匈奴降者皆言匈奴破月氏王正義曰氏音支涼其肅瓜沙等州本月氏國之地漢書云本居敦煌祈連

也間是以其頭為飲器月氏王頭為飲器晉灼曰飲器也

器虎子之屬也或曰飲酒器也正義曰漢書匈奴傳云元帝遣車騎都尉韓昌光祿大夫張猛與

匈奴盟以老上單于所破月氏王頭為飲器者共飲立盟月氏遁逃而常怨仇

匈奴無與共擊之漢方欲事滅胡聞此言因欲通

使道必更匈奴中索隱曰更乃募能使者騫以郎

應募使月氏與堂邑氏故胡奴甘父俱出隴西漢書

音義曰堂邑氏姓胡奴甘父字○索隱曰案謂堂邑縣人家胡奴名甘父也下云堂邑父者蓋後史

家徒皆唯稱堂邑父而經匈奴索隱曰謂略甘字或甘其姓號也匈奴得

之傳詣單于單于留之曰月氏在吾北漢何以得

往使吾欲使越漢肯聽我乎留騫十餘歲與妻有

子然騫持漢節不失居匈奴中益寬騫因與其屬

按遺驛二字現後書為孫終導譯送驛還則此驛亦當作驛

董份曰臣大夏而居者言大夏服屬為臣而月氏因居

亡鄉月氏西走數十日。至大宛。大宛聞漢之饒財，欲通不得，見騫喜，問曰：「若欲何之？」騫曰：「為漢使月氏，而為匈奴所閉道。今亡，唯王使人導送我，誠得至，反漢漢之賂，遺王財物，不可勝言。」大宛以為然，遣騫。索隱曰：謂大宛為發導驛抵康居。索隱曰：發遣騫西也。令入導引而至康居也。導音道，抵至也。居音渠。正義曰：抵至也。居其居反，括地志云：康居國在京西一萬六百里，其西北可二千里，有奄祭酒國也。康居傳致大月氏。日此大月氏在大宛西南，於媯水北為王庭。漢書云：去長安萬一千六百里。大月氏王已為胡所殺，立其太子為王。徐廣曰：一云夫人為王。日安漢書張騫傳云：既臣大夏而居地肥饒。日居立其夫人為王也。

其地也。肥饒亦言大夏故月氏居而安樂之，註以為君者非。又曰：陳湯傳言，支失國而奔康居，與月氏居大夏同。

全有丁曰：騫再為匈奴所得而竟以

作君，謂月氏以大夏為臣而為之作君，少寇志安也。正義曰：既盡也。大夏國在媯水南。樂又自以遠漢，殊無報胡之心。騫從月氏至大夏，竟不能得月氏要領。漢書音義曰：要領要契。索隱曰：小類以為要領要契。無以持歸於漢。劉氏云：不得其要害，然頗是其意。於文字留歲餘，還立南山。正義曰：立白浪反。南山至華山，過河東北，連延至海，即中條山也。從京南連接至蔥嶺，萬餘里。故云立南山也。西域傳云：其南山東出金城，欲從羌中歸。正義曰：說文云：羌西與漢南山屬焉。欲從羌中歸。方牧羊人也。南方蠻閩從中，北方羌從大東。復為匈奴所得，留歲餘，單于死。徐廣曰：元左谷蠡王攻其太子自立，國內亂。騫與胡妻及堂邑父俱亡歸漢。漢拜騫為太中大夫。

全歸卒起武帝紛
三征伐

茅坤曰蹇蹇從大
宛歸所指畫傍諸
國而下以次分別
如掌

按自蹇言大宛
多善馬而漢家
之財賦皆消耗
于燉煌往復間
矣及積數歲之
勞所得馬僅數
千匹亦奚貴其
善且多哉

史記卷五十三 大宛列傳

夫堂邑父為奉使君索隱曰堂邑父之官號也騫為人彊力寬
大信人足上意蠻夷愛之堂邑父故胡人善射窮急射禽
獸給食初騫行時百餘人去十三歲唯二人得還
騫身所至者大宛大月氏大夏康居而傳聞其旁
大國五六具為天子言之本史以要領提出曰大宛在匈奴西南在
漢正西去漢可萬里其俗土著耕田田稻麥有蒲
陶酒多善馬索隱曰案外國傳云外國稱天下有
三衆中國人衆大秦寶衆月氏馬衆
馬汗血其先天馬子也漢書音義曰大宛國有高
五色母馬置其下與交生
駒汗血因號曰天馬子有城郭屋室其屬邑大
小七十餘城衆可數十萬其兵弓矛騎射其北則

康居西則大月氏西南則大夏東北則烏孫東則

扞罕于寘徐廣曰漢紀曰拘彌國去于寘三百里
○索隱曰扞罕國名也音汗彌寘音田

彌即罕也則拘彌與扞罕同是一名也于寘之西

則水皆西流注西海其東水東流注鹽澤索隱曰
鹽水也

太康地記云河北得水為河塞外得水為海也
正義曰漢書云鹽澤玉門關三百餘里廣袤三四

百里其水皆潛行地南下出於積石山為中國河
括地志云蒲昌海一名洶澤一名鹽澤亦名輔日

海亦名穿蘭亦名臨海在沙州西鹽澤潛行地下
南玉門關在沙州壽昌縣西六里鹽澤潛行地下

其南則河源出焉索隱曰案漢書西南夷傳云河
有兩源一出蔥嶺山一出于寘

山海經云河出崑崙崑崙東北隅郭璞云河出崑崙潛
行地下至蔥嶺山于寘國復分流岐出合而東注

洶澤已而復行積石為中國河洶澤即鹽澤也一
名蒲昌海西域傳云于寘在南山下與鄯璞注山

史記卷五十三 大宛列傳

海經不同廣志云蒲多玉石河注中國而樓蘭姑
昌海在蒲類海東也正義曰二國名鹽澤去長安
師邑有城郭臨鹽澤姑師即車師也鹽澤去長安
可五千里匈奴右方居鹽澤以東至隴西長城南
接羌南漢道焉

蓋份曰故舊也嘗
臣服于匈奴

烏孫在大宛東北可二千里行國徐廣曰不土著隨畜與
匈奴同俗控弦者數萬敢戰故服匈奴及盛取其
羈屬不肯往朝會焉
康居在大宛西北可二千里行國與月氏大同俗
控弦者八九萬人與大宛鄰國國小南羈事月氏
東羈事匈奴

蓋份曰蓋乃北海
者因去中國遠不
能知大澤之名故
臆斷云

奄蔡在康居西北可二千里

正義曰漢書解詁二
奄蔡即闐蘇也魏

云西與大秦通東南與康居接其國
多貂畜牧水草故時羈屬康居也

行國與康居

大同俗控弦者十餘萬臨大澤無崖蓋乃北海云

正義曰萬震南州
志云在天竺北可

大月氏在大宛西可二三千
七千里地高燥而遠國王稱天子國中騎乘常數
十萬匹城郭宮殿與大秦國同人民赤白色便習
弓馬土地所出及奇瑋珍物被服鮮好天竺不及
也康秦國傳云外國稱天下有三衆中國為人衆
秦為寶衆月氏為馬衆也居媯水北其南則大夏西則安息北
則康居行國也隨畜移徙與匈奴同俗控弦者可

一二十萬故時彊輕匈奴及冒頓立攻破月氏至
匈奴老上單于殺月氏王以其頭為飲器始月氏

居敦煌祁連間。正義曰初月氏居敦煌以東祁連山西南及為匈奴所敗乃遠去過宛西擊大夏而臣之遂都媯水北為王庭其餘小眾不能去者保南山羌號小月氏。

安息在大月氏西可數千里。正義曰地理志云安息國京西萬一千二百里自西關西行三千四百里至阿蠻國西行三千六百里至斯賓國從賓南行度河又西南行至于羅國九百六十里安息西界極矣自乘海乃通大秦國漢書云北康居東為戈山離西條枝國臨媯水土著以銀為錢如其王

面王必輒更錢效王面焉其俗土著耕田田稻麥蒲陶酒城邑如大宛其屬小大數百城地方數千里最為大國臨媯水有市民商賈用車及船行

旁國或數千里以銀為錢錢如其王面。索隱曰漢書云文獨

為王面幕為夫人面荀悅云幕音漫無文面也張晏云錢之文面作人乘馬錢之幕作人面形韋昭云幕錢背也王歺輒更錢效王面焉畫革旁行以包愷音慢

為書記。漢書音義曰橫行為書記。索隱曰畫音獲小顏云革皮之不柔者韋昭云外夷書皆旁行今南方林邑之徒書皆旁行不直下也其西則條枝北有奄蔡黎

軒。正義曰上力奚反下巨言反又巨連反後漢書云大秦一名犁鞬在西海之西東西南北各數千里有城四百餘所土地金銀奇寶夜有光璧明月珠駭雞犀火浣布珊瑚琥珀琉璃玳瑁朱丹青

碧珍怪之物率出大秦康氏外國傳云其國城郭皆青水精為礎五色水精為壁人民多巧能化銀為金國土市買皆金銀錢萬震南州志云大家屋舍以珊瑚為柱琉璃為精壁水精為礎寫海中斯調州上有木冬月往剝取其皮績以為布極細手巾齊數匹與麻焦布無異色小青黑若垢欲浣

之則入火中便更精潔世謂之火浣布秦云定重
 湖海中其樹皮也括地志云火山國在扶風南東大
 績為火浣布魏略云大秦在安條支西大海之西
 故俗謂之海西從安息界乘船直載海西遇風利
 時三月到風遲或一二歲其公私宮室為重屋郵
 驛亭置如中國從安息繞海北陸到其國人民相
 屬十里一亭三十里一置無盜賊其俗人長大平
 正似中國人而胡服宋膺異物志云秦之北附庸
 小邑有羊羔自然生於土中候其欲萌築壻繞之
 恐獸所食其臍與地連割絕則成擊物驚之乃驚
 鳴臍遂絕則逐水草為羣又大秦金二枚皆大如
 瓜擲之滋息無極觀之如用則真金也括地志云
 小人國在大秦南人繞三尺其耕稼之時懼鶴所
 食大秦衛助之即焦
 僥國其人穴居也

條枝在安息西數千里

索隱曰漢書作犂牛續漢書一名大秦三國並臨西

董份曰西北少暑温故特著其異

海後漢書云西海環其西惟西北通陸道然漢使自烏弋以還莫有至條枝者臨西海暑

濕耕田田稻有大鳥卵如甕

正義曰漢書云條上出師子犀牛孔雀大

雀其卵如甕和帝永元十三年安息王滿屈獻師子大鳥世謂之安息雀廣志云烏鴉鴛鴦身蹄駱駝色蒼舉頭八九尺張翅丈餘食大麥卵大如甕人眾甚多往往有小君長

而安息役屬之以為外國國善眩

應劭曰眩相詐惑○正義曰類

云今吞刀吐火殖瓜種樹屠人截馬之術皆是也

安息長老傳聞條枝有

弱水西王母而未嘗見

索隱曰魏略云弱水在大秦西女中記云天下之弱

者有崑崙之弱水鴻毛不能載也山海經云玉山西王母所居穆天子傳云天子觴西王母瑤池之上括地圖云崑崙弱水非乘龍不至有三足神鳥為王母取食也○正義曰此弱水西王母既安息長安著老傳聞而未嘗見後漢書云桓帝時大秦國王安敦遣使自日南徼外來獻或云其國西有弱水流水近西王母處幾於日所入也然先儒多引大荒西經云弱水云有二源俱出女國北阿

樛達山南流會於女國東去國一里深丈餘濶六十步非毛舟不可濟南流入海阿樛達山即崑崙山也與大荒西經合矣然大秦國在西海中島上從安息西界過海好風用三月乃到弱水又在其國之西崑崙山弱水流在女國北出崑崙山南女國北山崑崙山南女國在于賓國南二千七百里于賓去京凡九千六百七十里計大秦與大崑崙山相去幾四五萬里非所論及而前賢誤矣此皆據漢括地論之猶恐未審然弱水二所說皆自也

大夏在大宛西南二千餘里。馮水南其俗土著有城屋與大宛同俗。無大王長。往往城邑置小長。其兵弱畏戰。善賈市。及大月氏西徙。攻敗之。皆臣畜。大夏大夏民多可百餘萬。其都曰藍市。城有市販賈諸物。其東南有身毒國。徐廣曰身或作滋。又作訖。索隱曰身音乾。身

昔篤孟康云即天竺也。所謂浮圖胡也。正義曰一名身毒。在月氏東南數千里。俗與月氏同。而卑濕暑熱。其國臨大水。乘象以戰。其民弱。月氏修浮圖道。不殺伐。遂以成俗。土有象犀。璆瑁。金銀。鐵錫。鈇。西與大秦通。有大秦珍物。明帝夢金人長大。項有光明。以問羣臣。或曰西方有神。名曰佛。其形長丈六尺。而黃金色。帝於是遣使天竺。問佛法。遂至中國。畫形像焉。萬震南州志云。地方三萬里。佛道所出。其國王居城郭。殿皆彫文。刻鏤街曲。市里各有行列。左右諸大國。凡十六。皆共奉之。以天地之中也。浮屠經云。臨兒國王生隱屠太子。父曰屠頭。邪母曰莫邪。屠身色黃。髮如青絲。乳有青色。瓜赤如銅。始莫邪夢白象而孕。及生。從母右脅出生。有髮。隨地能行。七步。又云。太子生時。有二龍王。夾左右。吐水。一龍水暖。一龍水冷。遂成二池。今猶一冷一暖。初行七步。處琉璃上有太子。脚跡見在。生處名祇洹。精舍在舍衛國南四里。是長者須達所起。又有阿輪迦樹。是夫人所攀。生太子。樹也。括地志云。沙祇大國。即舍衛國也。在月氏南萬里。即波斯匿王浚處。此國共九十種。知身後事。城有祇樹。

唐順之曰以上如
其盤以下如着其
大夏長孫等皆借
史記卷三十三

給孤園又云天竺國有東西南北中央天竺國國
方三萬里去月氏七千里大國詩屬凡二十天竺
在崑崙山南大國也治城臨恒水又云阿耨達山
亦名建末達山亦名崑崙山水出一名拔扈利水
一名恒伽阿即經稱河者也自崑崙山以南多是
平地而下濕土肥良多種稻歲四熟留役駝馬米
粒亦極大又云佛上初利天為母說法九十日波
斯匿王思飲見佛即刻牛頭旃檀象置精舍內佛
坐此像足象像之始後人所法也佛上天青椽今
變為石沒入地唯餘十二蹬蹬間二尺餘彼耆老
言捨入地盡佛法滅又云王舍國胡語曰罪悅祇
國其國靈鷲山胡語曰耆闍崛山山是青石石頭
似鷲鳥名耆闍鷲也崛山石也山周四十里外周
圍水佛於此坐禪及諸阿難等俱在此坐又云小
孤石石上有石室者佛坐其中天帝釋以四十二
事問佛佛一一以指畫各其跡尚存又於山上起
塔佛昔將阿難在此上山四望見福田疆畔
因制七條衣割截之法於此今製袈裟是也
臣在大夏時見印竹杖蜀布

正義曰印都印山出此竹因名印竹節高

茅坤曰此以下叙
張騫通大夏西北
諸國始末

實中或奇生可問曰安得此大夏國人曰吾賈人
為杖布土蘆布
往市之身毒身毒在大夏東南可數千里其俗土
著大與大夏同而卑濕暑熱云其人民乘象以戰
其國臨大水焉正義曰大水河也以騫度之大夏去漢萬
二千里居漢西南今身毒國又居大夏東南數千
里有蜀物此其去蜀不遠矣今使大夏從羌中險
羌人惡之少北則為匈奴所得從蜀宜徑如淳曰徑疾也
或曰又無寇天子既聞大宛及大夏安息之屬皆
大國多奇物土著頗與中國同業而兵弱貴漢財
物其北有大月氏康居之屬兵疆可以賂遺設利

按此太史公挑
剔武帝主意可
謂推見至隱矣

賈本注國

朝也。且誠得而以義屬之，則廣地萬里，重九譯。正義曰：言重重九通譯語而致致殊俗。威德徧於四海。天子欣然以

騫言為然，乃令騫因蜀犍為正義曰：犍其連犍為郡，今戎州也。在益州

南一千餘里，發間使四道，竝出出。出丹，出徙。徐廣曰：屬漢嘉

義曰：茂州向州等冉駹之地，在戎州西北也。正出，出

夔。正義曰：夔，蒲北反。徙在嘉州。今戎州西南也。皆各行一二

千里，其北方閉，氏笮。服虔曰：皆夷名。漢使見閉於

屬越，雋音昨。案南越破後，然笮侯作笮都，為沈黎

郡。又有定笮縣。正義曰：氏，今戎州及武等州也。

笮，白苟羌也。皆南方閉，雋，昆明。正義曰：雋州及南

州西。昆明之屬無君長，善寇盜，輒殺略漢使，終莫

按以上叙騫通大夏，茅坤曰：陡然入此，為打斷句，奴右臂。

得通。然聞其西可千餘里，有乘象國，名曰滇越。徐廣曰：一作城。正義曰：昆郎等州皆滇國也。其西而

南滇越，越雋則通。號越細分而有雋、滇等名也。而

蜀賈姦出物者，或至焉。於是漢以求大夏道，始通

滇國。復結轉初漢欲通西南夷，費多，道不通，罷之。及張騫

言可以通大夏，乃復事西南夷。騫以校尉從大將

軍擊匈奴，知水草處，軍得以不乏，乃封騫為博望

侯。索隱曰：案張騫封號耳，非地名。小顏云：取其能博廣瞻望也。尋武帝置博望苑，亦取新義也。

正義曰：地理志。是歲元朔六年也。其明年騫為衛

尉，與李將軍俱出右北平，擊匈奴。匈奴圍李將軍

軍，失亡多。而騫後期，當斬，贖為庶人。是歲漢遣驃

按西城漢書作西邊是

按自騫既失侯至遺之他旁國一段與上天子既聞大宛一段暗相應蓋前推武帝好大喜功之心故欣然以騫言為然遣使四出後原張騫失位映快遂致逢君之欲而拜將中即君臣病根綿來只一貪字為累便貽匡家無窮之戚如是太史公若隱而不發其意了

騎破匈奴西城數萬人。至祁連山。其明年，渾邪王率其民降漢。而金城河西西竝南山至鹽澤空無匈奴。匈奴時有候者到而希矣。其後二年，漢擊走單于於幕北。是後天子數問騫大夏之屬。騫既失侯，因言曰：臣居匈奴中，聞烏孫王號昆莫。昆莫之父，匈奴西邊小國也。匈奴攻殺其父。索隱曰：漢書為大月氏所殺。而昆莫生棄於野。烏濞肉蜚其上。徐廣曰：衛同酷吏傳義縱不治道上忿衛之史記亦作濞字。○索隱曰：濞音衛。蜚亦飛字。狼往乳單于，復以其父之民予昆莫。令長守於西城。昆莫

收養其民，攻旁小邑，控弦數萬。習攻戰。單于歿，昆莫乃率其眾遠徙，中立不肯朝會匈奴。匈奴遣奇兵擊不勝，以為神而遠之。因羈屬之，不大攻。今單于新困於漢，而故渾邪地空無人，蠻夷俗貪漢財物，今誠以此時而厚幣賂烏孫，招以益東，居故渾邪之地，與漢結昆弟，其勢宜聽。聽則是斷匈奴右臂也。既連烏孫，自其西大夏之屬皆可招來而為外臣。天子以為然，拜騫為中郎將，將三百人，馬各二匹，牛羊以萬數，齎金幣帛直數千巨萬，多持節副使，道可使，使遺之他旁國。騫既至烏孫，烏孫王

昆莫見漢使如單于禮。騫大慙。知蠻夷貪。乃曰。天子致賜。王不拜。則還賜。昆莫起拜賜。其他如故。騫諭使指曰。烏孫能東居渾邪地。則漢遣翁主為昆莫夫人。烏孫國分王老。而遠漢。未知其大小。素服屬匈奴日久矣。且又近之。其大臣皆畏胡。不欲移徙。王不能專制。騫不得其要領。昆莫有十餘子。其國中子曰大祿。彊善將眾。將眾別居萬餘騎。大祿兄為太子。太子有子曰岑娶。而太子蚤歿。臨歿謂其父昆莫曰。必以岑娶為太子。無令他人代之。昆莫哀而許之。卒以岑娶為太子。大祿怒其不得代太

按此叙昆莫所以不敢專約

子也。乃收其諸昆弟。將其眾畔謀攻岑娶。及昆莫昆莫老常恐大祿殺岑娶。子岑娶萬餘騎別居。而昆莫有萬餘騎自備。國眾分為三。而其大總取羈屬昆莫。昆莫亦以此不敢專約於騫。騫因分遣副使使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安息。身毒于真。扞采。及諸旁國。烏孫發導譯送騫還。騫與烏孫遣使數十人。馬數十匹。報謝。因令窺漢。知其廣大。騫還到拜為大行。列於九卿。歲餘卒。烏孫使既見漢。人眾富厚。歸報其國。其國乃益重漢。其後歲餘。騫所遣使通大夏之屬者。皆頗與其人俱來。晉灼曰。於是其國人於是

按以上叙張騫通烏孫

楊慎曰鑿空半空
高險也唐地理志
開山洞置珍州鑿
空文言之開洞頂
言之也

按此書久以後
事

按烏孫敵馬願
得尚翁主如塞
約也

王蓋曰此段錯綜

西北國始通於漢矣。然張騫鑿空。蘇林曰鑿開空

城道。索隱曰案謂西域險阨。本無道路今鑿空而通之也。其後使往者皆稱

博望侯以為質於外國。如淳曰質誠信也博望侯

喻外國李奇外國由此信之。自博望侯塞死後。匈

奴聞漢通烏孫。怒欲擊之。及漢使烏孫。若出其南

抵大宛。大月氏相屬。徐廣曰漢書作及。若意義亦及也。烏孫乃恐

使使獻馬。願得尚漢女翁主為昆弟。天子問羣臣

議計。皆曰必先納聘。然後乃遣女。初天子發書易

云。駟案漢書音義。日發易書以上。神馬當從西北來。得烏孫馬好

名曰天馬。及得大宛汗血馬。益壯。更名烏孫馬曰

西極。名大宛馬曰天馬云。而漢始築令居以西。徐廣

日屬初置酒泉郡。以通西北國。因益發使抵安息

奄蔡。黎軒。條枝。身毒國。而天子好宛馬。使者相望

於道。諸使外國。一輩大者數百。少者百餘人。人所

齎操。大放博望侯時。其後益習而衰。少焉。漢率一

歲中。使多者十餘。少者五六輩。遠者八九歲。近者

數歲。而反是時。漢既滅越。而蜀西南夷皆震。請吏

入朝。於是置益州越雋。牂牁。沈黎。汶山郡。欲地接

以前。通大夏。李奇曰欲地界。相接至大夏。乃遣使柏始昌。呂越

人等。歲十餘輩。出此初郡。索隱曰初郡謂越雋。牂牁。山等郡也。謂之初者。後

茅瓚曰使外國者
每一輩不下數百
人而又率一歲中
使十餘或五六輩
又必八九歲或數
歲而後還焉張騫
之貽禍甚哉太史
公委曲詳叙意可
駭見矣

索隱曰初郡謂越雋牂牁山等郡也謂之初者後

按此傳歷書終莫能通言莫能通而為之欺疾帝之恩臨可擊見矣

皆叛而併。抵大夏。皆復閉昆明。為所殺奪幣財。終莫能通至大夏焉。於是漢發三輔罪人。因巴蜀士數萬人。遣兩將軍郭昌、衛廣等往擊昆明之遮漢使者。徐廣曰：元封二年。斬首虜數萬人而去。其後遣使昆明復為寇。竟莫能得通。而北道酒泉抵大夏使者既多。而外國益厭漢幣不貴其物。自博望侯開外國道以尊貴。其後從吏卒皆爭上書言外國奇怪利害。求使。天子為其絕遠非人所樂往。聽其言。予節。募吏民毋問所從來。為具備。人眾遣之。以廣其道。來還。不能毋侵盜幣物。及使失指。天子為其習

按此通前檢論當時事情

舊份曰武帝雖窮而然善駕馭但聖王符夷狄不如是

之。輒覆案致重罪。以激怒令贖。復求使。使端無窮。而輕犯法。其吏卒亦輒復盛推外國所有。言大者予節。言小者為副。故妄言無行之徒皆爭效之。其使皆貧人子。私縣官齎物。欲賤市以私其利。外國亦厭漢使。人人有言輕重。服虔曰：漢使言於實。如淳曰：外國人人自言。數為漢使所侵易。度漢兵遠不能至。而禁其食物以苦漢使。漢使之絕。積怨至相攻擊。而樓蘭姑師小國耳。徐廣曰：即車師。當空道。攻劫漢使。王恢等尤甚。徐廣曰：恢一作怪。而匈奴奇兵時時遮擊使西國者。使者爭徧言外國災害。皆有城邑。兵弱易擊。於是天

子以故遣從驃侯破奴將屬國騎及郡兵數萬至
 匈河水欲以擊胡胡皆去其明年擊姑師破奴與
 輕騎七百餘先至虜樓蘭王遂破姑師因舉兵威
 以困烏孫大宛之屬還封破奴為浞野侯徐廣曰元封三年
 王恢數使徐廣曰為中郎將為樓蘭所苦言天子天子
 發兵令恢佐破奴擊破之封恢為浩侯徐廣曰捕得車師王
 元封四年於是酒泉列亭鄣至玉門矣韋昭曰玉門關在龍勒界○索隱曰韋昭又云玉門縣名在酒泉○正義曰括地志云沙州龍勒山在縣南百六十五里北百一十八里烏孫以千匹馬聘漢女漢遣宗室
 女江都翁主往妻烏孫漢書曰江都王建女烏孫王昆莫以

為右夫人匈奴亦遣女妻昆莫昆莫以為左夫人
 昆莫曰我老乃令其孫岑娶妻翁主烏孫多馬其
 富人至有四五千匹馬初漢使至安息安息王令
 將二萬騎迎於東界東界去王都數千里行比至
 過數十城人民相屬甚多漢使還而後發使隨漢
 使來觀漢廣大以大鳥卵及黎軒善弦人獻于漢
索隱曰韋昭云駭人變化惑人也魏略云黎軒多奇幻口中吹火自縛自解小顏亦以為今之吞刀吐火植瓜種樹屠人截馬之術皆是也及宛西小國驩潛大益宛東
 姑師扞采蘇難之屬皆隨漢使獻見天子天子大
 悅而漢使窮河源河源出于寘其山多玉石采來

漢書卷之三十九 匈奴列傳

七

按古圖書即系

本紀

按老安云爾雅

曰河出崑崙虛

山海經曰河出

崑崙西北限淮

南子曰河九折

注下海而流不

絕者崑崙之輪

也朱子註離騷

謂崑崙河水所

出其山多玉石

即崑崙山也

按太史公極狀

漢之富厚所以

深駭之也

史記卷五十三 大宛列傳

攢曰漢使采取

將持來至漢

天子案古圖書各河所出山曰崑

崙云是時上方數巡狩海上乃悉從外國客大都

多人則過之散財帛以賞賜厚具以饒給之以覽

示漢富厚焉於是大穀抵出奇戲諸怪物多聚觀

者行賞賜酒池肉林令外國客徧觀名倉庫府藏

之積見漢之廣大傾駭之及加其眩者之工而穀

抵奇戲歲增變甚盛益興自此始西北外國使更

來更去宛以西皆自以遠尚驕恣晏然未可詘以

禮羈縻而使也自烏孫以西至安息以近匈奴匈

奴困月氏也匈奴使持單于信則國國傳送食

又洗發一層

不敢留苦及至漢使非出幣帛不得食不畜不

得騎用所以然者遠漢而漢多財物故必而乃得

所欲然以畏匈奴於漢使焉宛左右以蒲陶為酒

富人藏酒至萬餘石久者數十歲不敗俗嗜酒馬

嗜苜蓿漢使取其實來於是天子始種苜蓿蒲陶

肥饒地及天馬多外國使來眾則離宮別觀旁盡

種蒲萄苜蓿極望自大宛以西至安息國雖頗異

言然大同俗相知言其人皆深眼多鬚頰善市賈

爭分銖俗貴女子女子所言而丈夫乃決正其地

皆無絲漆不知鑄錢器

徐廣曰多作錢字又或作鐵字

及漢使亡

史記卷五十三 大宛列傳

余有丁日進熟或
是進見而熟于天
子故得以進言若
老成者惟行役不
肯言矣註熟美之
說未必然也

茅坤曰蓋為漢伐
宛處更精神
王維楨曰壯士車
令持金驅馬入武
師城請死王馬樂
府少年行即此輩
也

按師古云砂磧
之中不生草木
水又鹹苦即今
磧煌西北惡磧
也教有敗言每
自死也

漢書音義曰少從不如計也或云從

其

卒降教鑄作他兵器得漢黃白金輒以為器不用
為幣而漢使者往既多其少從率多進孰於天子
漢書音義曰少從不如計也或云從
行之微者也進熟美語如成熟者也
言曰宛有善
馬在貳師城匿不肯與漢使天子既好宛馬聞之
甘心使壯士車令等持千金及金馬以請宛王貳
師城善馬宛國饒漢物相與謀曰漢去我遠而鹽
水中數敗服虔曰水名道從外水中如淳曰道絕
也言水廣遠或致風波而數敗也裴輝西域記云
在西州高昌縣東南去瓜州一千三百里並沙
磧之地水草難行四面危道路不可佳記行人唯
以人畜骸骨及駝馬糞為標驗以其地道路惡人
畜即不約行會有人於磧內時聞人喚聲不見形
亦有歌哭聲數失人瞬息之間不知所在由此數

按自此以下叙
宛皆漢

有少人蓋
魁魁也

出其北有胡寇出其南乏水草又且
往往而絕邑乏食者多漢使數百人為輩來而常
乏食少者過半是安能致大軍乎無奈我何且貳
師馬宛寶馬也遂不肯予漢使漢使怒妄言推金
馬而去如淳曰宛貴人怒曰漢使至輕我遣漢使
去令其東邊郁成選攻殺漢使取其財物於是天
子大怒諸嘗使宛姚定漢等言宛兵弱誠以漢兵
不過三千人彊弩射之即盡虜破宛矣天子已嘗
使浞野侯攻樓蘭以七百騎先至虜其王以定漢
等言為然而欲侯寵姬李氏拜李廣利為貳師將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其

李坤曰漢武旁兵
笑伏

軍發屬國六千騎及郡國惡少年數萬人以往伐
宛期至貳師城取善馬故號貳師將軍趙始成為
軍正故浩侯王恢使導軍徐廣曰恢先受封一年
坐使酒泉矯制國除
而李哆為校尉制軍事索隱曰哆音尺
奢反又尺者反是歲太初
元年也而關東蝗大起蜚西至敦煌貳師將軍軍
既西過鹽水當道小國恐各堅城守不肯給食攻
之不能下下者得食不下者數日則去比至郁成
士至者不過數千皆饑罷攻郁成郁成大破之所
殺傷甚衆貳師將軍與哆始成等計至郁成尚不
能舉況至其王都乎引兵而還往來二歲還至燉

王維積曰古察府
中塞上曲從軍樂
并少年行皆漢曲
也須本此事作方
有原委

燉士不過什一二使使上書言道遠多乏食且士
卒不患戰患饑人少不足以拔宛願且罷兵益發
而復往天子聞之大怒而使使遮玉門曰軍有敢
入者輒斬之貳師恐因留敦煌其夏漢亡浞野之
兵二萬餘於匈奴徐廣曰太初二年趙破奴為浚
稽將軍二萬騎擊匈奴不還也
公卿及議者皆願罷擊宛軍專力攻胡天子已業
誅宛宛小國而不能下則大夏之屬輕漢而宛善
馬絕不來烏孫命頭易苦漢使矣晉灼曰
易輕為外國
笑乃案言伐宛尤不便者鄧光等赦囚徒材官益
發惡少年及邊騎歲餘而出燉煌者六萬人負私

王維楨曰古樂府
此案入寒二曲入
詞家苦勇法不同
皆自所本若代宛
之役道遠乏食將
吏又貪多侵牟往
者六刀人八閱僅
萬人馬往三萬匹
得入者止千余匹
此安得不怨耶

從者不與牛十萬馬三萬餘匹。驢騾橐它一本作駝以萬數。多齎糧。兵弩甚設。天下騷動。傳相奉伐宛。凡五十餘校尉。宛王城中無井。皆汲城外流水。於是乃遣水工徙其城下水。空以空其城。徐廣曰空一作穴。蓋以水蕩敗其城也。言空者令城中渴乏。益發戍甲卒十八萬。酒泉張掖北置居延休屠以衛酒泉。如淳曰立二縣以衛邊也。或曰置二部都尉以衛酒泉。而發天下七科適及載糒給貳師。正義曰適音調。張晏云吏有罪一亡命二贅婿三賈人四故有市籍五父母有市籍六大夫母有籍凡七科。武帝天漢四年發天下七科適出朔方也。轉車人徒相連屬至敦煌。而拜習馬者二人為執驅校尉。備破宛。擇取其善馬云。於是貳

師後復行。兵多。而所至小國莫不迎。出食給軍。至
侖頭。侖頭不下。攻數日。屠之。自此而西。平行至宛。又復前案
城。漢兵到者三萬人。宛兵迎擊漢兵。漢兵射敗之。
宛走入葆。乘其城。貳師兵欲行攻郁成。恐留行而
令宛益生詐。乃先至宛。決其水源移之。則宛固已
憂困。圍其城。攻之四十餘日。其外城壞。虜宛貴人
勇將煎靡。宛大恐。走入中城。宛貴人相與謀曰。漢
所為攻宛。以王母寡。匿善馬而殺漢使。今殺王母
寡。而出善馬。漢兵宜解。即不解。乃力戰而死。未晚
也。宛貴人皆以為然。共殺其王母寡。持其頭遺貴

第坤曰漢武第兵
數年所得不過如

人使貳師約曰漢毋攻我我盡出善馬恣所取而
給漢軍食即不聽我盡殺善馬而康居之救且至
至我居內康居居外與漢軍戰漢軍熟計之何從
是時康居候視漢兵漢兵尙盛不敢進貳師與趙
始成李哆等計聞宛城中新得秦人知穿井而其
內食尙多所為來誅首惡者毋寡毋寡頭已至如
此而不許解兵則堅守而康居候漢罷而來救宛
破漢軍必矣軍吏皆以為然許宛之約宛乃出其
善馬令漢自擇之而多出食食給漢軍漢軍取其
善馬數十匹中馬以下牝牝三千餘匹而立宛貴

此

人之故待遇漢使善者名昧蔡以為宛王索隱曰昧蔡大

宛將昧音末與盟而罷兵終不得入中城乃罷而

引歸初貳師起燉煌西以為人多道上國不能食

乃分為數軍從南北道校尉王申生故鴻臚壺充

國等千餘人別到郁成郁成城守不肯給食其軍

王申生去大軍二百里偵而輕之責郁成郁成食

不肯出窺知申生軍日少晨用三千人攻殺殺申

生等軍破數人脫亡走貳師貳師令搜粟都尉上

官桀徃攻破郁成郁成王亡走康居桀追至康居

康居聞漢已破宛乃出郁成王予桀桀令四騎士

王維楨曰宛已破
又使攻破郁成威
康居功成計遂此
從軍察也

三巨卷之三

王維積曰上邽騎
士趙弟以少年能
斬郿成王頭後論
功於新時侯此家
俠輩也

縛守詣大將軍。如淳曰時多別將故四人相謂曰。
郿成王漢國所毒。今生將去。卒失大事。欲殺莫敢
先擊。上邽騎士趙弟最少。拔劍擊之。斬郿成王。齎
頭弟桀等逐及大將軍。初貳師後行。天子使使告
烏孫大發兵。拜力擊宛。烏孫發二千騎往。持兩端
不肯前。貳師將軍之東。諸所過小國。聞宛破。皆使
其子弟從軍入獻見天子。因以為質焉。貳師之伐
宛也。而軍正趙始成力戰。功最多。及上官桀敢深
入。李哆為謀計。軍入玉門者萬餘人。軍馬千餘匹。
貳師後行。軍非乏食。戰死不能多。而將吏貪多不

董份曰郿成王
桀已縛送其斬之
一士之力耳非戰
斬功而適得封侯
故明著之前云始
成功最多而止為
大夫桀身破郿成
亦不得封

披師古云言以
謫過行者免其
所犯不叙功勞
余有丁曰歷叙貳
師出師再及侵牟
失亡得馬之數賞
功之次則貳師功
罪漢計失得不待
言而自見矣

愛士卒。侵牟之。以此物故。眾天子為萬里而伐宛。
不錄過。封廣利為海西侯。又封身斬郿成王者騎
士趙弟為新時侯。軍正趙始成為光祿大夫。上官
桀為少府。李哆為上黨太守。軍官吏為九卿者三
人。諸侯相郡守二千石者百餘人。千石以下千餘
人。奮行者官過其望。漢書音義曰奮以適過行者
皆絀其勞。徐廣曰奮行者及以適行者雖俱有功
勞今行賞計其前有罪而減其賜故曰
絀其勞也。絀抑退也。此本以適行故功勞不
足重所以絀降之不得與奮行者齊賞之。士卒
賜直四萬金。伐宛再反。凡四歲而得罷焉。漢已伐
宛。立昧蔡為宛王而去。歲餘宛貴人以為昧蔡善

茅坤曰暗寫漢不
能以力定大死如

董份曰貳師惟立
一味蔡為功而死
復誅之漢又賂賜
美刺自見

按禹本紀言即
應前天子按古
圖書

王應麟曰三礼義
宗引禹受地託王
逸注離騷引禹大
傳宜西太史公所

諛使我國遇屠乃相與殺時蔡立母寡昆弟曰蟬
封為宛王而遣其子入質於漢漢因使使賂賜以
鎮撫之而漢發使十餘輩至宛西諸外國求奇物
因風覽以伐宛之威德而燉煌置酒泉都尉徐廣
本無置字一云置都尉又云燉煌
有淵泉縣或者酒字當為淵字
西至鹽水往往
有亭而命頭有田卒數百人因置使者護田積粟
以給使外國者

太史公曰禹本紀言河出崑崙崑崙其高二千五
百餘里日月所相避隱為光明也其上有醴泉瑤
池今自張騫使大夏之後也窮河源惡睹本紀所

謂禹本紀者坎
何孟春曰禹本紀
言河出崑崙二千

五百餘里日月所
相避隱為光明也
後儒曰如火把之
譬蓋出此元人嘗
窮河源矣殊不知
本紀之所言者
董份曰現此云惡
觀附謂崑崙則前
云案古圖書名河
所出曰崑崙蓋訊
之也但其詞微不
易見耳

謂崑崙者乎

鄧展曰漢以窮河源於何見崑崙乎
尚書曰導河積石是為河源出於積

石積石在金城河關不言出於崑崙也索隱曰
惡音烏烏於河也睹見也言張騫窮河源至大夏
于寘於何見何出崑崙乎謂禹本紀及山海經為
虛妄也然案山海經河出崑崙東北隅西域傳云
南山積石山為中國河積石本非河之發源猶尚
書導洛自能耳然其實出於蔥嶺山乃東經能耳
今推此義河亦然矣則河源本崑崙而潛流至于
闐又東流至積石始入中國則山海經及禹貢各
互舉故言九州山川尚書近之矣至禹本紀山海

經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之也

索隱曰案漢書作所
有放哉如淳云放蕩

迂濶言不可信也余不敢言者亦謂山海
經難可即信耳而荀悅作放效失之矣
索隱述贊曰大宛之迹元因博望始究河源旋
窺海上條枝西入天馬內向蔥嶺無塵鹽池息
浪曠哉絕域
往往亭障

黃震曰甚矣小人逢君之惡何甚也漢欲
通西南夷費多道不通嘗罷之矣張騫言
之禍不在漢武而在張騫然騫從月氏至
大夏竟不得月氏要領其後復使烏孫亦
不得其要領間關萬里困苦終身騫果何
利于此自是奔骨肉于萬里外以取宛馬天下騷
動耗費鉅萬萬騫又果何利于漢嗚
呼甚矣小人逢君之惡者不可曉也
又曰按太史公云張騫使大夏窮河源惡
觀本紀所謂崑崙者乎嗚呼太史公之論
善矣然後世辰轉浩襲之妄又豈止太史
公所闕而已哉蓋自是有譯西域書為中
國語者又因崑崙之說附會之為須彌山
亦謂日月相避隱為光明而更加張大謂
周須彌之山為世界者九四日所至為晝
而去之則為夜然天下安有是理哉若果
如崑崙須彌之說則日月之避隱常相等
齊安從而有晝夜長短之分日月之避隱

常不相見安從而有晦望交蝕之異日
滿月亦當常滿安從而月有虧盈進退之
不同出沿山之東入循山之西其地皆遠
當僅見日輪之隱約日之方中居山之腹
其地獨近當尤見日輪之顯大今日之出
沒皆見其紅而大日之方中獨見其淡而
小何也豈近反見其小而遠反見其大耶
日東循山而天下曉當以地里之遠近漸
次而曉日西轉山而天下昏當以地里之
遠近漸次而昏營之東日出以寅則幽之
西當以午幽之西日沒以酉則營之東當
在晝今地里不問遠近出沒皆以寅酉何
也豈避隱不以漸行或晝夜不係日月耶
夫日月東浮而西沈日行速而月行遲朔
望有定寒暑無差交會剝蝕皆可預計吾
儒曆法盡之矣彼為崑崙須彌之說者雖
從西域來實皆譯之者附會中國非聖之
書以張大之而不復計其事之實也余故
因大史公斥崑崙
之說而併及之

史記評林卷之二百二十三終

史記評林卷之一百二十四

吳興凌稚隆輯校
溫陵李光縉增補

游俠列傳第六十四

荀悅曰立氣齊作威福結私
 陳仁子曰游俠之名蓋起于後之世無道
 德之士耳夫游俠者行也俠者持也輕生高
 氣排難解紛較諸古者道德之士不動聲
 色消天下之大變者相去固萬萬而君子
 諒之亦曰其所遭者然耳律其所為雖未
 必盡合於義然使當時而無斯人則袖手
 於焚溺之衝者滔滔皆是亦何薄哉斯固
 亦孔子所謂殺身成仁者也遷之傳此其
 傳可以觀人林可以觀世變
 董份曰史遷遭李陵之難交游莫救身坐
 法困故感游俠之義其辭多激故班固譏
 進奸雄此太史之過也然岑嗟慷慨
 感歎宛轉其文曲至百代之絕矣

王黎曰此傳論
正而氣勢潤達
柯維騏曰韓非宗
法家故以儒典依
並訊云
何良俊曰此正是
太史公憤激著書
處現其言以術取
宰相卿大夫輔翼
世主功名俱著者
為无可言而獨有
取於布衣之俠又
以唐薛并廩伊尹
鼎俎傳說板築呂

柯維騏曰荀悅謂世有三游德之賊也揚
雄謂游俠竊國靈者也太史公作傳豈誠
美其事哉遷遭李陵之禍平昔交游緘默
自保其視不愛其軀赴士之厄困者何如
其言曰誠使卿曲之俠與季次原憲比權
量力效功於當世不同日而論蓋有激也
此與貨殖傳同意班固不原此意
乃譏其進奸雄而崇勢利誤矣

韓子曰儒以文亂法正義曰言文之蔽小人而俠

以武犯禁二者皆譏正義曰譏非言也儒蔽亂法

多稱於世者故太史公正義曰譏非言也儒蔽亂法

引韓子欲陳游俠之美而學士多稱於世云至如

以術取宰相卿大夫輔翼其世主功名俱著於春

秋索隱曰案春秋謂國史也以言人臣有功固無

可言者及若季次原憲閭巷人也徐廣曰仲尼弟

尚貴金夷吾百里
桎梏飯牛以至孔
子畏匡之車以見
緩急人所時有世
有如此者不有俠
世士濟而出之使
拘李抱咫尺之義
者雖累數百何益
於事
董份曰其稱独行
君子義不苟合則
亦非退處士也蓋
故為抑揚發憤而
作耳
劉辰翁曰韓非子
刻薄欲箝制人心
術使必不得聘而
獨取俠安之義如
其說唯與孤憤至
緩急者人之所時
有也更自謂然即
其意本不取季次
原憲蓋言其有不
何功業而志之不

字季次未嘗讀書懷獨行君子之德索隱曰行義

不苟合當世當世亦笑之故季次原憲終身空室

蓬戶正義曰莊子云原憲處居環堵之室蓬戶不

也褐衣蔬食不厭死而已索隱曰厭飽四百餘年

而弟子志之不倦今游俠其行雖不軌於正義然

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諾必誠不愛其軀赴士之

厄困既已存亡死生矣索隱曰而不矜其能羞伐

其德蓋亦有足多者焉且緩急人之所時有也太

史公曰昔者虞舜窘於井廩伊尹負於鼎俎傳說

匿於傳險呂尚困於棘津徐廣曰在廣川正義

倦却借他說游俠之所為有過之者而不見稱特其語厚而意深也茅坤曰太史公下腐時更无一八出死力救之所以傳游俠獨蘊文結胎在此董份曰太史公自傷莫救發憤本意至是尽显矣

余有丁曰按此即上文嚮其利者為有德意也索隱註未明

年七十賣食棘津云古亦謂之石濟津故南津夷吾桎梏百里飯牛仲尼畏匡菜色陳蔡此皆學士所謂有道仁人也猶然遭此菑况以中材而涉亂世之末流乎其遇害何可勝道哉鄙人有言曰何知仁義已嚮其利者為有德索隱曰已音以嚮音享受也言已受其利則為有德何知必仁義也故伯夷醜周餓歿首陽山而文武不以其故貶王跖躋暴戾其徒誦義無窮由此觀之竊鉤者誅索隱曰以言而受竊國者矣侯之門仁義存索隱曰言人臣委誅也竊國者矣侯之門仁義存質於侯王門則須存於仁義若游俠徑挺亦何必肯存仁義也非虛言也今拘學或抱咫尺之義又孤於世豈若卑論儕俗與世沈浮而取

倪思曰韓非子由是以學士引次憲為人所稱太史公只直謂為學士亦不免賴游俠無游俠則如彼又謂次憲與游俠比則彼必有所同又非笑學士拘于咫尺之義可謂憤不遺餘力亦若儒者之力游俠然俯仰悲慨得之身世之感無不怆傷其意楊慎曰延陵吳季札也不必引延陵生太史公作傳其不名者必其顯著者也或曰季札豈游俠耶余曰太史公作傳既重游俠矣必援名人以尊之若貨殖傳之援子貢也子貢既入

榮名哉索隱曰言拘學守義之士或抱咫尺纖微之事遂久以當代孤負我志而不若卑論齊俗以取榮寵也而布衣之徒設取予然諾千里誦義為歿不顧世此亦有所長非苟而已也此太史公立傳本意故士窮窘而得委命此豈非人之所謂賢豪間者邪誠使鄉曲之俠予季次原憲比權量力効功於當世不同日而論矣要以功見言信俠客之義又曷可少哉古布衣之俠靡得而聞已近世延陵徐廣曰代郡亦有延陵縣駟案韓子云趙襄子召延陵生令車騎先至晉陽襄子時趙已并代可有延陵之號但未詳是此人非耳孟嘗春申平原信陵之徒皆因王者親屬藉於有土卿相之富厚招天下賢者顯名諸侯不可謂不

子貢也子貢既入

貨殖季札獨不入游俠乎故曰延陵孟嘗春申平原信陵之徒皆因王者親屬籍于有土若趙之延陵生不可言王者親屬也

增黃洪憲曰雜序旁引如曰有足多曰非苟而已曰賢豪白苟可少曰是為誰曰有足稱其所以取游俠者不一而足可謂雜曲

倪思曰既說鄉曲之俠又間巷之俠又匹夫之俠即節不放過要見難之又難以此直至捍當世之文罔梁暴豪之徒反覆而愈明

賢者矣。比如順風而呼。聲非加疾。其勢激也。至如閭巷之俠。脩行砥名。聲施於天下。索隱曰施音以。鼓反。莫不稱賢。是為難耳。然儒墨皆排擯不載。自秦以前。匹夫之俠。湮滅不見。余甚恨之。以余所聞。漢興有朱家。田仲。王公劇孟。郭解之徒。雖時扞當世之文罔。索隱曰扞即捍也。違扞當代之法。網謂犯法禁也。然其私義廉潔退讓。有足稱者。名不虛立。士不虛附。至如朋黨宗彊。比周設財役貧。豪暴侵凌孤弱。恣欲自快。游俠亦醜之。余悲世俗不察其意。而猥以朱家郭解等。令與暴豪之徒同類。而共笑之也。

董份曰死財而能俠見其益奇也

增王世貞曰傳所謂朱家郭解其人咸負氣豪餘音足以起海內乃不為縣官出死力北城匈奴竟以俠敗予固惜且恨之周太尉得劇孟喜若降敵國然不聞事定後有所存豈吳得之重亡其孟抑孟故自引強或忌之耶

魯朱家者與高祖同時。魯人皆以儒教。而朱家用俠聞。所藏活豪士以百數。其餘庸人不可勝言。然終不伐其能。歆其德。虛諸所嘗施。唯恐見之。振人不贍。先從貧賤。始家無餘財。衣不完采。食不重味。乘不過輶牛。徐廣曰音雖。駟案漢書音義曰小牛。索隱曰輶音古豆反。案大牛當輶。趨人之急。甚已之私。既陰脫季布將軍之厄。及布尊賢終身不見也。索隱曰案季布為漢所購。求朱家以布髮鉗為奴。載以廣柳車。而出之。及布尊賢終身不見之。亦高介至義之士。然布竟亦不報朱家之恩。自關以東。莫不延頸願交焉。楚田仲以俠聞。喜劍。父事朱家。自以為行弗及。田仲已死。而雒陽有劇孟。周人以商

史記卷五十四 游俠及傳

四

楊循吉曰專者如此冷語見孟益資

賈為資而劇孟以任俠顯諸侯吳楚反時條侯為太尉乘傳車將至河南得劇孟喜曰吳楚舉大事而不求孟吾知其無能為已矣天下騷動宰相得之若得一敵國云劇孟行大類朱家而好博索隱曰好博六博之戲也多少年之戲然劇孟毋死自遠方送喪蓋千乘及劇孟死家無餘十金之財而符離人王孟亦以俠稱江淮之間是時濟南閻氏索隱曰閻音所陳周庸八姓周名庸亦以豪聞景帝聞之使使盡誅此屬其後代諸白梁韓無辟陽翟薛況陝韓孺紛紛復出焉徐廣曰陝疑當作邾字邾川有邾縣南越傳曰邾壯士韓千秋也

索隱曰代代郡人有白氏豪俠非一故言諸梁梁國人韓姓無辟名辟音避陝當為邾陝音如冉反

邾音紀洽反漢書作寒孺

郭解軼人也索隱曰漢書云河內軼人也字翁伯善相人者許

負外孫也解父以任俠孝文時誅死解為人短小

精悍不飲酒少時陰賊索隱曰以內心忍害慨不fast意身所

殺甚眾以軀借交報仇藏命作姦索隱曰案謂亡命也剽攻

不休及鑄錢掘冢固不可勝數適有天幸窘急常

得脫若遇赦及解年長更折節為儉以德報怨厚

施而薄望然其自喜為俠益甚索隱曰蘇林云言性喜為俠也既

已振人之命不矜其功其陰賊著於心卒發於睚

唐順之曰一篇主在懸提于此

按師古云陰賊者陰懷賊害之意也

抄身喜為快即上以軀借交報仇藏命也蓋份曰雖與鮮而不隱惡

唐順之曰此上一段已了郭解下特詳其事耳

劉辰翁曰以誠自掃故去之若杯酒之過自不可至殺也其矯情好名若此

按此快而容處

按節古云邑屋猶今人言村舍巷舍也

按此快而能弱處

此言郭解之為人

五

此上一俱應在後

眦如故云而少年慕其行亦輒為報仇不使知也解姊子負解之勢索隱曰負恃也與人飲使之嚼徐廣曰音子妙反盡非其任彊必灌之人怒拔刀刺殺解姊子去解姊怒曰以翁伯之義人殺吾子賊不得棄其尸於道弗葬欲以辱解解使人微知賊處賊窘自歸具以實告解解曰公殺之固當吾兒不直遂去其賊徐廣曰遣使去罪其姊子乃收而葬之諸公聞之皆多解之義益附焉解出入人皆避之有一人獨箕倨視之解遣人問其姓名客欲殺之解曰居邑屋至不見敬是吾德不修也彼何罪乃陰屬尉史曰

呂祖謙曰解果以姊子有罪當公則不問其人可也今乃使人微知賊處待其窘自歸適赦之則先操而後縱之使恩威出於已耳鮮果以居邑不見敬是吾德不修則不問其人可也今乃問其姓名脫其賊更則欲人知其報怨以德之美耳此二者外若犯而不校推其用心則于世要言游俠之大不善正在此按師古云居間為道地和輯之而不見許也

是人吾所急也索隱曰案謂吾心中所急至踐更時脫之每至踐更數過吏弗求如淳曰更有三品有卒更有踐更有過更古有正卒無常人皆當迭為之一月一更是為卒更也貧者欲得顧更踐者次直者出錢顧之月二千是為踐更也律說卒更踐更者居縣中五月乃更也後從尉律卒踐更一月休十一月也索隱曰數音胡數頻也謂頻免之也又音色主反怪之問其故乃解使脫之箕倨者乃肉袒謝罪少年聞之愈益慕解之行

雒陽人有相仇者邑中賢豪居間者以十數索隱曰色反終不聽客乃見郭解解夜見仇家仇家曲聽解索隱曰謂屈解乃謂仇家曰吾聞雒陽諸公在此間多不聽者今子幸而聽解解奈何乃從他懸奪

已記卷第百一十

六

按此快而不伐

按漢書尤重待

李德裕曰帝王之言不在援引古今以飾雄力惟在簡而當理如布衣惟教語足使和入破膽

人邑中賢大夫權乎乃夜去不使人知曰且無用待我待我去令雒陽豪居其間索隱曰漢書作無庸蘇林曰且無便用吾言待我去令洛陽豪居其間也乃聽之解執恭敬不敢乘車入其縣廷之旁郡國為人請求事事可出出之不可者各厭其意然後乃敢嘗酒食諸公以故嚴重之應前厚施薄望爭為用邑中少年及旁近縣賢豪夜半過門常十餘車請得解客舍養之索隱曰如淳云解多藏亡命者故喜事年少與解同志者知亡命者多在解故多持車來欲為解迎亡者而藏之及徙豪富茂陵也解家貧不中訾索隱曰案訾不滿三百萬已上為不中徙衛將軍為言郭解家貧不中徙上曰布衣權至

陳沂曰楊掾奉解斷頭又殺其父與上書人尤奇少公自殺固奇而客殺儒生斷其舌尤奇此所以為快

史約言曰傳中於其居家及居關中而各言其為人短小不飲酒以見其非強有力而使酒者且非徒容貌動人者也

按所過輒生之言

楊慎曰此籍少公又奇出于風聞感概之義无此不名

使將軍為言此其家不貧解家遂徙諸公送者出千餘萬軹人楊季主子為縣掾舉徙解解兄子斷楊掾頭又結由此楊氏與郭氏為仇解入關關中賢豪知與不知聞其聲爭交驩解為人短小不飲酒出未嘗有騎已又殺楊季主楊季主家上書人又殺之關下上聞乃下吏捕解解亡置其母家室夏徐廣曰屬馮翊陽正義曰故城在同州韓城縣南二十里漢夏陽也正義日故城在同州馮翊縣西南二里臨晉籍少公素不知解解冒因求出關籍少公已出解解轉入太原所過輒告主人家吏逐之跡至籍少公少公自殺口絕義之乃

劉辰翁曰在文帝為英明在公孫弘為已甚善善謂公孫弘深則此語其一也

王帝曰朕即解公翁伯必字之者惜之也

得解窮治所犯為解所殺皆在赦前。軼有儒生侍使者坐客譽郭解。生曰郭解專以姦犯公法。何謂賢解。客聞殺此生斷其舌。吏以此責解。解實不知殺者。殺者亦竟絕。莫知為誰。吏奏解無罪。御史大夫公孫弘議曰。解布衣為任俠。行權以睚眦殺人。解雖弗知。此罪甚於解殺之。當大逆無道。遂族郭解。翁伯自是之後。為俠者極眾。敖而無足數者。徐廣曰。敖。然關中長安樊仲子。槐里趙王孫。長陵高公子。西河郭公仲。太原鹵公孺。徐廣曰。雁門有鹵城。魯公孺。魯姓也。與臨淮兒長卿。東陽田君孺。索隱曰。漢徐廣之說不同。

董份曰明游俠不與暴豪等類以應前語

楊慎曰貌狃頂戴也。今人猶云頂好。名曰即古人貌榮。名之義貌音墨。增趙桐曰不知郭解者以為魁梧奇偉人也。太史公曰吾視郭解狀貌云云。不足採者所謂人貌也。然天下無

書作陳君孺。然陳田聲相近。亦本同姓也。正義曰。其東陽蓋具州歷亭縣者。為近齊故也。為俠而逡逡有退讓君子之風。至若北道姚氏。日蘇林云。道猶方也。如西道諸杜南道仇景東道淳云。京師四出道也。趙他羽公子。索隱曰。舊解以趙他與公子為。人南陽趙調之徒。此盜跖居民間者耳。曷足道哉。此乃鄉者朱家之羞也。

太史公曰。吾視郭解狀貌不及中人。言語不足採者。然天下無賢與不肖。知與不知。皆慕其聲。言俠者皆引以為名。諺曰。人貌榮名。豈有既乎。徐廣曰。狀為貌者。則貌有衰落矣。唯用榮名。為飾表。則稱譽無極也。既盡也。於戲惜哉。

賢不肖云云引以為名所讚榮名也言人貌無異而榮名為無窮也嗚呼借或為公孫弘詠疾辭而發嘆

索隱述贊曰游俠豪倨籍籍有聲權行州里力折公卿朱家脫季劇孟定傾急人之難免離於更常哉翁伯人貌榮名

黃震曰朱家周人之急家無餘財而終身不自以為德太史公慕焉郭解折節賑人人為解殺人解不知而公孫弘族解太史公尤為之痛惜愚謂朱家誠賢矣為人忘已墨氏之弊而解之見殺則亦其平昔嗜殺所致孔子有言古之學者為已孟子亦謂窮則獨善其身士亦何必務名譽出于尋常之外也哉

史記評林卷之一百二十四 終

史記評林卷之一百二十五

吳興凌稚隆輯校 溫陵李光縉增補

佞幸列傳第六十五

諺曰力田不如逢年善仕不如遇合徐廣曰遇一作偶固

無虛言非獨女以色媚而士宦亦有之昔以色幸

者多矣至漢興高祖至暴抗也索隱曰抗音苦浪反言暴猛抗直也

然籍孺以佞幸孝惠時有閔孺正義曰籍閔皆此名也孺幼小也

兩人非有材能徒以婉佞貴幸與上臥起公卿皆

因關說索隱曰關通也謂公卿因之而通其詞說劉氏云有所言說皆關由之故孺

惠時郎侍中皆冠鷄鷄貝帶漢書音義曰鷄鷄鳥名以毛羽飾冠以貝飾帶

索隱曰許慎云鷄鷄鳥也淮南子云趙武靈王服貝鷄鷄漢官儀云秦破趙以其冠賜侍

史記評林卷之一百二十五

茅坤曰佞幸傳無深旨其並以誅亡之禍處可為愴神楊慎曰楚會傳高帝枕一宦者而臥豈即籍孺又曰籍孺閔孺皆稱孺恐非名疑佞幸者之稱孺之為言少也班固序曰漢秦制置中常侍官皆銀珥左貂給事殿省文帝時有趙談比官伯子頗見親幸至於孝武亦受李延年帝數宴後庭或潛將商館

故請奏机事多以
官人主之自是以
後委用漸大手握
王爵口啣天憲非
復掖庭永巷之職
闕端房闈之任也
奎動回山海呼吸
交霜露阿旨曲求
則光定三族直情
午意則參奏五宗
疾之紀綱大乱矣

楊慎曰製衣之中
也今人製衣猶曰
製縫醫家曰督麻
人之中梓人曰督

線室之中也

昔份曰文帝作一
露臺情百金而賞
賜通不惜十鉅方
亦異也
張之象曰文帝嘗
衣緜衣所幸慎夫
人令衣不得曳地
帷帳不得衣綉以
示敬和為天下先
雖冠幸鄧通必不
若是之甚史氏之
言未可盡信也

中三蒼云鷓鴣神鳥也飛光映天者也

也兩人徙家安陵正義曰惠帝陵邑傅脂粉索隱曰傅音付化閱籍之屬

則鄧通官者則趙同索隱曰案漢書作趙談此云同者避太史公父名也北

宮伯子正義曰顏云姓北宮名伯子也按百子名北宮之官者也北宮伯子以

愛人長者而趙同以星氣幸常為文帝參乘鄧通

無伎能

鄧通蜀郡南安人也以濯船為黃頭郎徐廣曰着黃帽也駟

案漢書音義曰善濯船池中也一說能持擢行船也土水之母故施黃旄於船頭因以名其郎曰黃

頭郎孝文帝夢欲上天不能有一黃頭郎從後推之

上天顧見其衣繫帶後穿索隱曰繫音篤繫衫襦之橫者覺而之

漸臺正義曰括地志云漸臺在長安故城中關中記云未央宮西有蒼池池中有漸臺王莽歿

於此以夢中陰自求推者郎即見鄧通其衣後穿

夢中所見也召問其名姓姓鄧氏名通文帝說焉

索隱曰漢書云上尊幸之日異通亦愿謹不好外

交雖賜洗沐不欲出於是文帝賞賜通巨萬以十

數正義曰賜通巨數萬以至於十也官至上大夫文帝時時如鄧通

家遊戲然鄧通無他能不能有所薦士伏後黃獨自謹其

身以媚上而已上使善相者相通曰當貧餓歎文

帝曰能富通者在我也何謂貧乎於是賜鄧通蜀

嚴道銅山正義曰括地志云雅州榮經縣北三里有銅山即鄧通得賜銅山鑄錢者邑榮

禮徐中行曰其富如此四字伏後案似無要案宋文中血跡處

劉辰翁曰四惜字相應心慙由此怨通矣句酒絕

田汝成曰通无他能獨長公主賜之假之有微詞矣

史記卷五十五 侯幸列傳

經卽得自鑄錢鄧氏錢布天下。正義曰錢譜云文字稱兩同漢四銖

其富如此文帝嘗病癱鄧通常為帝啗吮之。索隱

日啗音任格反文帝不樂從容問通曰天下誰最愛我者乎通曰宜莫如太子太子入問病文帝使

啗癱啗癱而色難之已而聞鄧通常為帝啗吮之

心慙由此怨通矣及文帝崩景帝立鄧通免家居

居無何人有告鄧通盜出徼外鑄錢下吏驗問頗

有之遂竟案盡沒入鄧通家尚負責數臣萬長公

主賜鄧通。韋昭曰景帝妹也。索隱曰案卽館陶公主也吏輒隨沒入之

索隱曰謂長公主別有一簪不得著身於是長公

物吏輒沒入以充賦也

交約言曰以帝富之于前公主給之于後而竟不免餓以相也果莫逃已

楊慎曰仁寵最過為句庸不乃甚篤為句不否同索隱句讀已非解又可笑

主乃令假衣食。索隱曰謂公主竟不得名一錢。索隱

日始天下名鄧氏錢今皆應前相通錢以沒入卒竟無一錢名之也寄於人家孝景帝時中

無寵臣然獨郎中令周文仁。索隱曰案漢書稱周

文仁恐後人加仁寵最過庸不乃甚篤。索隱曰案

耳案仁字文仁寵最過庸不乃甚篤。索隱曰案

仁最被恩寵過於常人今天子中寵臣士人則韓

王孫媽。索隱曰音偃官者則李延年。

媽者弓高侯孽孫也。徐廣曰韓王信之子頽當也今上為膠東

王時媽與上學書相愛及上為太子愈益親媽媽

善騎射善佞上卽位欲事伐匈奴而媽先習胡兵

以故益尊貴官至上大夫賞賜擬於鄧通時媽常

史記卷五十五 侯幸列傳

三

昔年曰非望之寵
元華之禍

與上臥起。江都王入朝。有詔得從入獵上林中。天子車駕蹕道未行。而先使媽乘副車從。數十百騎驚馳視獸。江都王望見以為天子。辟從者伏謁道傍。媽驅不見。既過。江都王怒。為皇太后泣曰。請得歸國入宿衛。比韓媽。索隱曰。謂還爵封於天子而請入宿衛。太后由此嗾媽。徐廣曰。嗾讀與銜。同漢書作銜字。媽侍上出入永巷。不禁以姦聞。皇太后怒。使使賜媽死。上為謝。終不能得。媽遂死。而案道侯韓說其弟也。亦佞幸。李延年中山人也。父母及身兄弟及女皆故倡也。延年坐法腐給事狗中。徐廣曰。主獵犬也。而平陽公主言

延年女弟善舞。上見心說之。及入永巷而召貴延

日本作新交弄

年。延年善歌。為變新聲。而上方興天地祠。欲造樂

詩。歌弦之。延年善承意。弦次初詩。索隱曰。初詩。即新造樂章。其

女弟亦幸。有子男。延年佩二千石印。號協聲律。與

上臥起。甚貴幸。埒如韓媽也。徐廣曰。埒等也。蜀都賦曰。卓鄭埒名。又云。

埒者。疇等之名。久之。寢與中人亂。徐廣曰。一云坐弟。李與中人亂。出入驕

恣。及其女弟李夫人卒後。愛弛。則禽誅延年昆弟

也。自是之後。內寵嬖臣。大底外戚之家。然不足數

也。衛青霍去病亦以外戚貴幸。然頗用材能自進。

太史公曰。甚哉愛憎之時。彌子瑕之行。足以觀後

爰美曰延年已廢矣。曰寢者謂因延年而弟李得與中八亂也。

按彌子瑕事見說苑。又見韓非列傳。

柯維騏曰史記傳
王孫媽則曰出入
永巷以姦聞傳李
延年則曰出入驕
恣與中人亂乃
若審食其之事齊
見列傳王允謂之
謗書蓋指此耳

人佞幸矣雖百世可知也

索隱曰彌子瑕衛靈公之臣事見說苑也
粉承恩黃頭賜蜀宦者同軒新聲都尉挾彈王
孫泣魚竊駕
著自前論

史記評林卷之三百二十五終

史記評林卷之一百二十六

吳興凌維隆輯校
溫陵李光縉增補

滑稽列傳第六十六

楊慎曰滑稽者轉注之器也若漏卮之類以此人之言語捷給應對不窮也余按六書轉注亦取應物不窮之

索隱曰滑稽謂亂也稽同也以言辯捷之人言非若是說是若非能亂同異也楚詞云將突梯滑稽如脂如韋崔浩云滑音骨稽流酒器也轉注吐酒終日不已言出口成章詞不窮竭若滑稽之吐酒故楊雄酒賦云鴟夷滑稽腹大如壺盡日盛酒人復藉沽是也又姚察云滑稽猶俳諧也滑稽讀如字稽音計也以言諧語滑利其知計疾出故云滑稽也

孔子曰六藝於治一也

正義曰言六藝之文雖異禮節樂和導民立政天下

平定其歸一揆至於談言微禮以節人樂以發和
書以道事詩以達意易以神化春秋以道義太史公曰天道恢恢豈不大哉談言微中亦可以解紛

劉辰翁曰滑稽者至鄙藝方直從六藝雜語說來此即太史公之滑稽也
董仲舒曰滑稽而引六藝語又意又不相屬恐有誤
按談言微中二句認為滑稽要

整之說切
附一肥三
也又男附
家語之十
將

領豈大史公思
游俠者而不得
見故第及於次
耶不然何於便
給者而有取也
楊慎曰音隱者自
恃其明與智也故
其入也速于游說
不然者不足稱也

按楚世家仙李
諷諫在王亦同
此語

按作三段看初
以大鳥喻以朝
諸縣今數句結
之中以獲田喻
以益黃金數句
結之終以飲酒
喻以雁長夜之
飲一句結之揔
是說言微中可
以辨論焉意思

淳于髡者齊之贅婿也。索隱曰髡音苦鬼反贅婿女之夫也此於子如人疣
贅是餘也。長不滿七尺滑稽多辯。數使諸侯未嘗屈辱。齊威王之時喜隱。索隱曰喜音許既反喜欲發威王
之屬治先以淫樂起索淫樂長夜之飲。沈湎不治。委政卿大夫。百官荒亂。諸侯並侵國且危亡。在於旦暮。左右莫敢諫。淳于髡說之以隱曰。國中有大鳥止王之庭。三年不蜚又不鳴。王知此鳥何也。王曰。此鳥不飛則已。一飛冲天不鳴則已。一鳴驚人。於是乃朝諸縣令。長七十二人。賞一人。誅一人。奮兵而出。諸侯振驚皆還。齊侵地。威行三十六年。語在田完世家中。威王八

年楚大發兵加齊。齊王使淳于髡之趙請救兵。齎金百斤。車馬十駟。淳于髡仰天大笑。冠纓索絕。索隱曰案日案索訓盡言冠纓盡絕也孔衍春秋後語亦作冠纓盡絕也王曰。先生少之乎。髡曰。何敢。王曰。笑豈有說乎。髡曰。今者臣從東方來。見道傍有穰田者。索隱曰案謂操一豚蹄酒一孟而祝曰。甌窶滿篝。徐廣曰篝籠也。索隱曰案甌窶猶杯樓也。窶音如婁古字少耳。言豐年收撥易可滿篝籠也。正義曰甌窶音樓。篝音溝。籠也。甌樓謂高地狹小之區。得滿篝籠也。汗邪滿車。即下田之中有薪可滿車也。索隱曰汗音烏。五穀蕃熟。穰穰滿家。臣見其所持者狹。而所欲者奢。故笑之。於是齊威王乃益齎黃金千鎰。白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滑稽列傳

茅坤曰次酒醉千
年以來獨考

董份曰數者亦甚
得情

壁十雙車馬百駟。髡辭而行。至趙。趙王與之精兵
十萬。革車千乘。楚聞之夜。引兵而去。威王大說。置
酒後宮。召髡。賜之酒。問曰。先生能飲幾何。而醉對
曰。臣飲一斗亦醉。一石亦醉。威王曰。先生飲一斗
而醉。惡能飲一石哉。其說可得聞乎。髡曰。賜酒大
王之前。執法在傍。御史在後。髡恐懼俯伏而飲。不
過一斗。徑醉矣。若親有嚴客。髡徐廣曰鞞鞞徐廣曰
夏也。哀矜也。鞞臂捍也。音溝。鞞曲也。鞞音其。紀反。
又與鞞同。謂小跪也。索隱曰。鞞音卷。紀免反。謂
收袖也。侍酒於前。時賜餘瀝。奉觴上壽。數起。飲不過
二斗。徑醉矣。若朋友交遊。久不相見。卒然相覩。歡

楊慎曰東坡云海
于髡言一斗亦醉
一石亦醉至於州
間之會男女雜坐
哉于勸矣而何謂
之有以吾觀之蓋
有微意以多方之
元常知飲酒之非
我親交識友而平
生之嗜亦少矣矣
是以托于放蕩之
言而能已荒主長
夜之飲世未有窺
其趣者
董份曰見秦極則
飲過之則必傷也故

然道故私情相語。飲可五六斗。徑醉矣。若乃州閭
之會。男女雜坐。行酒稽留。六博投壺。相引為曹。握
手無罰。目眙不禁。徐廣曰。眙。吐醜反。直視貌。索
隱曰。眙音與。瞪同。謂直視也。丑
醜。反音。前有墮珥。後有遺簪。髡竊樂此。飲可八斗
而醉。二參。索隱曰。案上云五六斗。徑醉矣。則此為
二參言十有日暮酒闌。合尊促坐。男女同席。履舄
交錯。杯盤狼籍。堂上燭滅。主人留髡而送客。徐廣
本云留髡羅襦襟解。微聞薜澤。當此之時。髡心最
歡。能飲一石。故曰。酒極則亂。樂極則悲。萬事盡然。
言不可極。極之而衰。以諷諫焉。齊王曰。善。乃罷長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滑稽列傳

三

悲故以為諷也

按史通云優孟在春秋楚莊王時淳于髡在戰國齊威王時史謂後百餘年誤矣

夜之飲以髡為諸侯主客

正義曰今宗室置酒髡鴻臚卿也

嘗在側其後百餘年楚有優孟

優孟者故楚之樂人也

索隱曰優者倡優也孟者字也優旃亦同旃其字耳

長八尺多辯常以談笑諷諫楚莊王之時有所愛

馬衣以文繡置之華屋之下席以露牀啗以棗脯

馬病肥死使羣臣喪之欲以棺槨大夫禮葬之左

右爭之以為不可王下令曰有敢以馬諫者罪至

死優孟聞之入殿門仰天大哭王驚而問其故優

孟曰馬者王之所愛也以楚國堂堂之大何求不得而以大夫禮葬之薄請以人君禮葬之王曰何

優孟曰此傳載孫叔敖優孟事甚詳予得漢廷意中

碑善是事微不同云病甚臨卒將無棺槨令其子曰優孟嘗許千金貸吾孟楚之樂長與相君善雖言千金實不負也卒後數年

楚王置酒以為樂優孟乃言孫君相楚之功即慷慨高

歌涕泣數行王心感動竟悟問孟

其列對即求其子而加封焉子辭父

有命如楚至臣臣杜稷功而款有賞必於潘園下濕境

潘園人所不貪遂封潘鄉潘即固始也

而所載歌絕音曰貪吏而可為而不

可為廉吏而可為不可為貪吏而不可為者當時有

如對曰臣請以彫玉為棺文梓為槨梗楓豫章為

題湊

蘇林曰以木累棺外木頭皆內向故曰題湊正義曰梗頻縣反

穿壙老弱負土齊趙陪位於前韓魏翼衛其後莊

王時未有趙韓魏三國索隱曰案此辨說者之詞後人所增節廟食太牢奉以萬

戶之邑諸侯聞之皆知大王賤人而貴馬也王曰

寡人之過一至此乎為之奈何優孟曰請為大王

六畜葬之以壠竈為椁

索隱曰皇覽以壠竈為椁突也

銅歷為棺

索隱曰歷即釜鬲也

齎以薑棗

索隱曰古者食肉用薑棗禮內則云實棗於其腹中肩桂

與薑以酒諸薦以木蘭祭以糴稻衣以火光葬之

於人腹腸

索隱曰皇覽云火送於人腹腸之著端葬之腸中

於是王乃使以馬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滑稽列傳

四

汚名而可為者子孫以家成廉吏而可為者當時有清名而不可為者子孫困窮被禍而賣薪食更常苦富廉吏常苦貧獨不見楚相孫叔敖廉潔不受錢其語憤世嫉和含思哀怨過於勵史此傳所書速甚

屬太官無令天下久聞也楚相孫叔敖知其賢人也善待之病且死屬其子曰我死汝必貧困若往見優孟言我孫叔敖之子也居數年其子窮困負薪逢優孟與言曰我孫叔敖之子也父且死時屬我貧困往見優孟優孟曰若無遠有所之索隱曰案謂優孟語孫叔敖之子曰汝無遠有所即為孫叔敖衣之適他境恐王後求汝不得者也冠抵掌談語戰國策曰蘇秦說趙王華屋之下歲餘像孫叔敖楚王左右不能別也莊王置酒優孟前為壽莊王大驚以為孫叔敖復生也欲以為相優孟曰請歸與婦計之三日而為相莊王許之

以為相及婦與婦計之言皆涉干矣

王九思曰漢蕭何亦云子孫无令為勢家所奪即此類也

日後優孟復來王曰婦言謂何孟曰婦言慎無為楚相不足為也如孫叔敖之為楚相盡忠為廉以治楚楚王得以霸今死其子無立錫之地貧困負薪以自飲食必如孫叔敖不如自殺因歌曰山居耕田苦難以得食起而為吏身貪鄙者餘財不顧耻辱身死家室富又恐受賅枉法為姦觸大罪身死而家滅貪吏安可為也念為廉吏奉法守職竟死不敢為非廉吏安可為也楚相孫叔敖持廉至死方今妻子窮困負薪而食不足為也於是莊王謝優孟乃召孫叔敖子封之寢丘四百戶

余有丁曰據呂氏春秋則史自別傳

徐廣曰在固始

未必實也

按此下置酒天雨一段欲大苑園一段欲漆其城一段撥歸善為笑言合于大道二句上又即篇首談言微中二句意也特換文耳

○正義曰今光州固始縣本寢丘邑也呂氏春秋云楚孫叔敖有功於國疾將死戒其子曰王數欲封我我辭不受我死必封汝汝無受利地荆楚間有寢丘者其為地不利而前有妬谷後有庚丘其名惡可長有也其子從之楚功以奉其祀後十世臣封二世而收唯寢丘不奪也以奉其祀後十世不絕此知可以言時矣其後二百餘年秦有優旃優旃者秦倡侏儒也善為笑言然合於大道秦始皇時置酒而天雨陛楯者皆沾寒優旃見而哀之謂之曰汝欲休乎陛楯者皆曰幸甚優旃曰我即呼汝汝疾應曰諾居有頃殿上上壽呼萬歲優旃臨楹大呼曰正義曰楹御覽反陛楯郎郎曰諾優旃曰汝雖長何益幸雨立我雖短也幸休居於是始皇使

王矣今濟與沈闕河濟沈泗同流民廢流離無人以拯之臣請率豹三晉合兵伐我侵車東至阿無人以治之臣請率虎瀛博之開海溢水員于城郭無人以疏之臣請率鼈四郊多壘烽火不絕狗偷鼠竊乘時而興無人以治之臣請率狐於是宜王下令放禽獸開沼澤與民共之此正與優旃麋鹿觸冠之說相似

陛楯者得半相代始皇嘗議欲大苑囿東至函關西至雍陳倉正義曰今岐州雍縣及陳倉縣也優旃曰善多縱禽獸於其中寇從東方來令麋鹿觸之足矣始皇以故輟止二世立又欲漆其城優旃曰善主上雖無言臣固將請之漆城雖於百姓愁費然佳哉漆城蕩蕩寇來不能上即欲就之易為漆耳顧難為蔭室於是二世笑之以其故止居無何二世殺死優旃歸漢數年而卒

太史公曰淳于髡仰天大笑齊威王橫行優孟搖頭而歌負薪者以封優旃臨楹疾呼陛楯得以半

陳仁子曰直載其事談言微中之驗也楊慎曰太史公贊滑稽語亦近滑稽

韓文公銘樊宗師
文亦李樊宗師笑
祖此也

更豈不亦偉哉

楮先生曰臣幸得以經術為郎而好讀外家傳
語竊不遜讓復作故事滑稽之語六章編之於
左可以覽觀揚意以示後世好事者讀之以游
心駭耳以附益上方太史公之三章

武帝時有所幸倡郭舍人者發言陳辭雖不合

大道然令人主和說武帝少時東武侯母常養

帝索隱曰案東武侯名侯乳母姓也○正義曰

高祖功臣表云東武侯郭家高祖六年封子

他孝景六年棄市國帝壯時號之曰大乳母率
一月再朝朝奏入有詔使幸臣馬游卿以帛五

徐中行曰少陵
詩所謂投壺即舍
人者即此滑稽而
免乳母於徙者也
西京雜記稱即舍
人能投壺一箭七
十二駢者自盡
躍出復以之接之
發投壺躍不墜地

也其名有倚竿帶
劍狼壺豹尾龍首
尤妙者有蓮花駢
然則即舍人蓋不
時以言詞幸而且
以伎術幸者

十匹賜乳母又奉飲糒飧養乳母乳母上書曰
其所有公田願得假倩之帝曰乳母欲得之乎
以賜乳母乳母所言未嘗不聽有詔得令乳母
乘車行馳道中當此之時公卿大臣皆敬重乳
母乳母家子孫奴從者橫暴長安中當道掣頓
人車馬奪人衣服聞於中不忍致之法有司請
徙乳母家室處之於邊奏可乳母當入至前面
見辭乳母先見郭舍人為下泣舍人曰即入見
辭去疾步數還顧乳母如其言謝去疾步數還
顧郭舍人疾言罵之曰咄老女子何不疾行陛

按漢書此傳全而極工

引寶曰朔何言哉而武帝讀之若是其勤也董生之對何獨不然魏文侯端冕听古樂則唯恐卧听鄭衛之音則不知倦帝之情蓋如丹雖然朔之言亦每有諷諫之意惜帝不能擇而用之耳

下已壯矣寧尚須汝乳而活邪尚何還顧於是人主憐焉悲之乃下詔止無徙乳母罰謫譖之者索隱曰謂武帝罰謫譖乳母之人也

武帝時齊人有東方生名朔索隱曰仲長統云

施事不稱東方朔非也朔之行事豈直朔孟之此哉而桓譚亦以遷內為是又非也。正義曰漢書云平原厭次人也輿地志云厭次宜是富平縣之鄉聚名也括地云富平故城在倉州陽信縣東南四里漢縣也

以好古傳書愛經術多所博觀外家之語索隱曰案東方朔亦多博觀外家之語則外家非止經史即傳記雜說之書

朔初入長安至公車上書正義曰百官表云衛尉屬官有公車司馬

漢儀注云公車司馬掌殿司馬門夜徵官天下上事及闕下凡所做召皆總領之殊六百石

楊慎曰乙謂讀其止與而書記如一字以紀之今之書程起止也

凡用三千奏牘公車令兩人共持舉其書僅然能勝之人主從上方讀之止輒乙其處讀之二月乃盡詔拜以為郎常在側侍中數召至前談語人主未嘗不說也時詔賜之食食本作飯於前飯已盡懷其餘肉持去衣盡汗數賜縑帛擔揭而去徒用所賜錢帛取少婦於長安中好女率取婦一歲所者即棄去更取婦所賜錢財盡索之於女子人主左右諸郎半呼之狂人人主聞之曰令朔在事無為是行者若等安能及之哉朔任其子為郎又為侍謁者常持節出使朔行殿中郎

茅坤曰方朔本意

都居也

謂之曰人皆以先生為狂朔曰如朔等所謂避世於朝廷間者也古之人乃避世於深山中時坐席中酒酣據地歌曰陸沈於俗索隱曰司馬彪云謂無水而沈避世金馬門宮殿中可以避世全身何必深山之中蒿廬之下金馬門者官署門也門傍有銅馬故謂之曰金馬門時會聚宮下博士諸先生與論議共難之索隱曰案謂朔設詞對之即下文答客難是也曰蘇秦張儀一當萬乘之主而都卿相之位澤及後世今子大夫修先王之術慕聖人之義諷誦詩書百家之言不可勝數著於竹帛自以為海

許應元曰以時立論甚得之

按楊雄解嘲班固賓戲皆祖此

內無雙即可謂博聞辯智矣然悉力盡忠以事聖帝曠日持久積數十年官不過侍郎位不過執戟意者尚有遺行邪其故何也東方生曰是固非子之所能備也彼此一篇大指一時也此一時也豈可同哉夫張儀蘇秦之時周室大壞諸侯不朝力政爭權相禽以兵并為十二國未有雌雄得士者疆失士者亡故說聽行通身處尊位澤及後世子孫長榮今非然也聖帝在上德流天下諸侯賓服威振四夷連四海之外以為席安於覆盂天下平均此言時平先所須才合為一家動發舉事猶如運之掌

茅坤曰方朔立身
按東方朔修身之言似亦聞道惜其徒為寵榮計耳所以來流于滑稽
光緒曰滑稽言口給便利應若若派也不第以恢諧為滑稽今摘其一二以補

中賢與不肖何以異哉。方今以天下之大，士民之眾，竭精馳說，竝進輻湊者，不可勝數。悉力慕義，困於衣食，或失門戶，使張儀、蘇秦與僕竝生於今之世，曾不能得掌故，安敢望常侍侍郎乎？
傅曰：天下無害菑，雖有聖人，無所施其才。上下和同，雖有賢者，無所立功。故曰：時異則事異。雖然，安可以不務修身乎？詩曰：鼓鐘于宮，聲聞于外。鶴鳴九臯，聲聞于天。苟能修身，何患不榮。太公躬行仁義七十二年，逢文王，得行其說，封於齊，七百歲而不絕。此士之所以日夜孜孜，修學

傅晉文即位探
策得一群臣失色，裴成公進曰：臣聞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侯王得一以為天下貞。梁高祖問王侍中，朕為有為無對曰：陛下應萬物為有，體至理為無。宋文帝釣天泉池，垂綸不獲，王景文曰：臣以為垂綸者，清故不獲。貪餌元魏高祖名子恂，愉悅擇崔光名子劭，勳高祖曰：我鬼名旁皆有心，卿見名旁皆有力。對曰：所謂君子勞心，小人勞力。周武自彈琵琶。

行道不敢止也。今世之處士，時雖不用，崛然獨立，塊然獨處，上觀許由，下察接輿，策同范蠡，忠合子胥。天下和平，與義相扶，寡偶少徒，固有常也。子何疑於余哉？於是諸先生默然無以應也。
建章宮後閣重
正義曰：建章宮在長安縣故城。櫟中，有物出焉。索隱曰：重音逐，龍反，櫟音歷。重櫟，欄楯之下，有重欄處也。其狀似麋，以聞武帝。往臨視之，問左右羣臣習事通經術者，莫能知。詔東方朔視之，朔曰：臣知之，願賜美酒梁飯。大飧，臣乃言。詔曰：可。已飧。又曰：某所有公田。魚池蒲葦數頃，陛下以賜臣。臣朔乃言。詔曰：可。

屬梁王蕭歸壽
因起謝曰陛下
既親撫五絃臣
敢不率同百歡
此雖取捷供奏
語不妨雅致故
錄之以附滑稽

茅坤曰方朔終以
正義自完

何維祺曰按東方
朔事詳漢書雜
詠諸然其諫上林
苑諫內重復置酒
宜室及述孝文恭
儉以諷淫侈有汲
長孺之直焉夏侯
諶嘗贊之曰出不
休踵入不憂威雄節
邁倫高氣蓋世可
謂拔乎其萃褚氏
誤以滑稽目之楊
雄班固於朔亦云
何哉

於是朔乃肯言曰所謂騶牙者也索隱曰騶音
自立名而偶中也以有九牙齊遠方當來歸義
等故謂之騶牙猶騶騎然也
而騶牙先見其齒前後若一齊等無牙故謂之
騶牙其後一歲所匈奴混邪王果將十萬眾來
降漢乃復賜東方生錢財甚多至老朔且歿時
諫曰詩云營營青蠅止于蕃愷悌君子無信讒
言讒言罔極交亂四國願陛下遠巧佞退讒言
帝曰今顧東方朔多善言怪之居無幾何朔果
病歿傅曰鳥之將歿其鳴也哀人之將歿其言
也善此之謂也

茅坤曰漢書詳而
工甚

余有丁曰按東郭
本名窳乘而東郭
先生則人稱之者

增黃洪憲曰東郭
先生與王先生事
類相類豈智謀之
士所見畧同乎果
爾則當列之儒林
不當以滑稽目之
惜東郭生以方士
待詔耳

武帝時大將軍衛青者衛后兄也徐廣曰衛青
弟封為長平侯從軍擊匈奴至於吾水上而還
斬首捕虜有功來歸詔賜金千斤將軍出宮門
齊人東郭先生以方士待詔公車當道遮衛將
軍車拜謁曰願白事徐廣曰衛青傳云窳乘將
軍止車前東郭先生旁車言曰王夫人新得幸
於上家貧今將軍得金千斤誠以其半賜王夫
人之親人王聞之必喜此所謂奇策便計也衛
將軍謝之曰先生幸告之以便計請奉教於是
衛將軍乃以五百金為王夫人之親壽王夫人

王維禎曰大將軍用金五百斤而東郭得以拜宦可謂善通巧宦矣

以聞武帝。帝曰：大將軍不知為此，問之安所受計策。對曰：受之待詔者東郭先生。詔召東郭先生，拜以為郡都尉。東郭先生久待詔公車，貧困饑寒，衣敝履不完。行雪中，履有上無下，足盡踐地道。中人笑之，東郭先生應之曰：誰能履行雪中。令人視之，其上履也，其履下處乃似人足者乎。及其拜為二千石，佩青綬，出宮門，行謝主人。故所以同官待詔者等，比祖道於都門外，榮華道路，立名當世。徐廣曰：東郭先生也。此所謂衣褐懷寶者也。索隱曰：此指郭先生也。其言身衣褐而懷寶玉也。當其

余有丁曰：按附此一段正以見上之幸王夫人而東郭之計誠便也。

貧困時，人莫省視。至其貴也，乃爭附之。諺曰：相馬失之瘦，相士失之貧。其此之謂邪。王夫人病甚，人主至自往問之。曰：子當為王，欲安所置之。對曰：願居洛陽。人主曰：不可。洛陽有武庫、敖倉，當關口，天下咽喉。自先帝以來，傳不為置王。然關東國莫大於齊，可以為齊王。王夫人以手擊頭呼幸甚。王夫人歿，號曰齊王太后薨。昔者齊王使淳于髡獻鵠於楚。索隱曰：案韓詩外傳，齊使人獻鵠於楚，不言髡。又說苑云：魏文侯使舍人無擇獻鵠於齊，皆略同而事異。殆相涉亂也。出邑門道，飛其鵠，徒揭空籠，造詐成辭，往見楚王。曰：齊王

按此淳于髡事誤入于此。光緒曰：此補少孫補待所未備，非誤入。

附錄

增藝苑厄言云宣政門威里子和俊臣性滑稽喜嘲味常出入禁中善作諷刺仙詞末章必用唐律兩句為韻以寓調笑徽皇置花石綱石之大者曰神運石大舟排聯數十尾僅能勝載既至上大喜置良嶽萬歲山命俊臣為臨江仙詞以高字為韻末句云莫我萬丈與天高物輕人意重千里送鷺毛又令賦陳朝檜以陳字為韻檜亦高五六丈圍九尺余枝葉地幾百步詞末云遠來猶自憶梁陳江南無好物聊贈一枝

春上谷之不怒也內侍梁師成位兩府甚尊顯以文孝自命尤自矜為詩因進詩上稱善願謂俊臣曰汝可為好詞以味師成詩句之美且舍押詩字韻俊臣口占未云欲知勤苦為新詩吟安一箇字撚斷數莖髭上大笑俊臣小才亦是滑稽之雄子瞻若在當為絕倒

使臣來獻鵠過於水上不忍鵠之渴出而飲之去我飛亡吾欲刺腹絞頸而死恐人之議吾王以鳥獸之故令士自傷殺也鵠毛物多相類者吾欲買而代之是不信而欺吾王也欲赴佗國奔亡痛吾兩主使不通故來服過叩頭受罪大王楚王曰善齊王有信士告此哉厚賜之財倍鵠在也

武帝時徵北海太守詣行在所索隱曰漢書宜龔遂非武帝時此有文學卒史王先生者自請與太守俱吾有益於君君許之諸府掾功曹白

云主先生嗜酒多言少實恐不可與俱太守曰先生意欲行不可逆遂與俱行至宮下待詔官府門王先生徒懷錢沽酒與衛卒僕射飲日醉不視其太守太守入跪拜王先生謂戶郎曰幸為我呼吾君至門內遙語戶郎為呼太守太守來望見王先生王先生曰天子即問君何以治北海正義曰今青州令無盜賊君對曰何哉對曰選擇賢材各任之以其能賞異等罰不肖王先生曰對如是是自譽自伐功不可也願君對言非臣之力盡陛下神靈威武所變化也太守曰諾召

王維稜曰王先生有益於太平因益于已身此求與俱切心也

按此當勸入循吏傳

董份曰西門豹賢令也徒以一時權說而遂列之滑稽未當

入至于殿下有詔問之曰何以治北海令盜賊不起叩頭對言非臣之力盡陛下神靈威武之所變化也武帝大笑曰於呼安得長者之語而稱之安所受之對曰受之文學卒史帝曰今安在對曰在官府門外有詔召拜王先生為水衡丞以北海太守為水衡都尉傅曰美言可以市尊行可以加人君子相送以言小人相送以財魏文侯時西門豹為鄴令正義曰今相州縣也豹往到鄴會長老問之民所疾苦長老曰苦為河伯娶婦正義曰河伯華陽潼鄉人姓馮氏名夷俗於河中而溺歿遂為河伯娶婦也以故貧

具

和室曰先是數年秦以君甥妻河蓋夷俗之漸久矣此政父老所苦者巫不殺則妖不止然局不虎之以教乎孟子論殺有所謂生道者豹蓋近之吾獨怪其術之勝耳不然則何媿於陳子亢之止殉葬哉子亢仁術也豹術而未仁

豹問其故對曰鄴三老廷椽常歲賦歛百姓取其錢得數百萬用其二十萬為河伯娶婦與祝巫共分其餘錢持歸當其時巫行視人家女好者云是當為河伯婦即娉取洗沐之為治新繒綺縠衣閒居齋戒為治齋宮河上張緹絳帷正義曰緹他禮反顧野王云黃赤色也又音帝厚繒也女居其中為見牛酒飯食行十餘日共粉飾之如嫁女床席令女居其上浮之河中始浮行數十里乃沒其人家有好事者恐大巫祝為伯取之以故多持女遠逃亡以故城中益空無人又困貧所從來久

遠矣。民人俗語曰：即不為河伯娶婦，水來漂沒，溺其人民云。西門豹曰：至為河伯娶婦時，願三老巫祝父老送女河上。正義曰：亭三老。幸來告語之，吾亦往送女，皆曰諾。至其時，西門豹往會之河上，三老官屬豪長者里父老皆會，以人民往觀之者三二千人。其巫老女子也，已年七十，從弟子女千人所，皆衣繒單衣。立大巫後，西門豹曰：呼河伯婦來，視其好醜。即將女出帷中來，至前，豹視之，顧謂三老巫祝父老曰：是女子不好，煩大巫嫗為入報河伯，得更求好女。後日送之，即使

十

董份曰：娶婦本神奇之事，故投巫亦以神奇用之。又曰：大巫嫗諸弟干及三老，皆以娶婦殺女者不可勝計。今悉案死，亦未足快，且不能震誠惡俗，故乘其時而投之，民乃驚恐，雖行譎而正者也。又曰：但廷掾豪長老乃獨釋，尚尚未

吏卒共抱大巫嫗投之河中，有頃曰：巫嫗何久也。弟子趣之，復以弟子一人投河中，有頃曰：弟子何久也。復使一人趣之，復投一弟子河中，凡投三弟子。西門豹曰：巫嫗弟子是女子也，不能白事，煩三老為入白之。復投三老河中。西門豹簪筆磬折。正義曰：簪筆，謂以毛裝簪頭，長五寸，插在冠前，為華言，插筆備禮也。磬折，謂曲體揖之，若石磬之形，曲折也。磬，一片黑石，凡十二片，樹在虞上，擊之，其形皆中曲，垂兩頭，言人翬側傾也。嚮河立待良久，長老吏傍觀者皆驚恐。西門豹顧曰：巫嫗三老不來還，奈之何。欲復使廷掾與豪長者一人入趣之，皆叩頭叩頭且破

董份曰褚先生序
事每幸太史公欲
恣肆而無法故多
失之于繁瑣而此
序西門豹按巫姬
寺事一時如見蓋
旧文也
又曰按西門豹若
徒沉巫姬不洩水
委方有河患娶婦
之說益行矣鑿渠
者不恤灌田所以
洩水去患除害破
感也此豹政本
何孟春曰豹以殺
正殺其法厲甚仁
人君子獨無善化
之術可代此者乎
而至譎殺數人殆
謂不教之害矣

額血流地色如灰西門豹曰諾且留待之須
史須臾豹曰廷掾起矣狀河伯留客之久若皆
罷去歸矣鄴吏民大驚恐從是以後不敢復言
為河伯娶婦西門豹即發民鑿十二渠引河水
灌民田正義曰括地志云按橫渠首接漳水蓋
西門豹史起所鑿之渠也溝洫志云魏
文侯時西門豹為鄴令有令名至文侯曾孫襄
王與羣臣飲祝曰今吾為臣皆非西門豹之為
人臣也史起進曰魏氏之行西也以百畝獨
二百畝是田惡也漳水在其傍西門不知用是
不智知而不與是不仁仁智豹未之盡何足法
也於是史起為鄴令遂引漳水溉鄴以富漳魏
之河名左思魏賦云兩門田皆溉當其時民治
溉其前史起濯其後也渠少煩苦不欲也豹曰民可以樂成不可與慮

始今父老子弟雖患苦我然百歲後期令父老
子孫思我言至今皆得水利民人以給足富十
二渠經絕馳道到漢之云而長吏以為十二渠
橋絕馳道相比近不可欲合渠水且至馳道合
三渠為一橋鄴民人父老不肯聽長吏以為西
門君所為也賢君之法式不可更也長吏終聽
置之故西門豹為鄴令名聞天下澤流後世無
絕已時幾可謂非賢大夫哉傳曰子產治鄭民
不能欺子賤治單父民不忍欺西門豹治鄴民
不敢欺三子之才能誰最賢哉辯治者當能別

卷之三十一

余有丁曰按漢書
朔傳尚有射覆詠
諸等語今褚先生
所載者絕无安可
與孟梅比而東郭
先生之白衛將軍
王先生之語比海
太守西門豹之投
巫姬誠所謂便計
美言賢大夫也何
滑稽稽又何得入
滑稽傳耶
黃震曰太史公傳
滑稽者三人皆伎
工優戲耳西門豹
古之良吏東方朔
亦漢之名臣褚氏
例取而附之優戲
之列何哉

魏文帝問羣臣三不欺於君德孰優太尉鍾
繇司徒華歆司空王朗對曰臣以為君任德
則臣感義而不忍欺君任察則臣畏覺而不能
欺君任刑則臣畏罪而不敢欺任德感義與夫
導德齊禮有耻且格等趨者也任察畏罪與夫
導政齊刑免而無耻同歸者也孔子曰為政以
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共之考以斯言論
以斯義臣等以為不忍欺不能欺優劣之懸在
於權衡非徒低昂之差乃鈞錙之覺也且前志
稱仁者安仁智者利仁畏罪者強仁校其仁者
功則無以殊核其為仁者則不得仁者
性善者也利仁者力行者也強仁者不得仁者
也三仁相比則安仁優矣易稱神而化之使民
宜之若君化使民然也然則安仁之化與夫強
仁之化優劣亦不得不相懸絕也然則三臣之
不欺雖同所以不欺異矣則純以恩義崇不欺
與以威察成不欺既不可同概而比量又不得
錯綜而易處。索隱曰案此三不欺自古傳記
先達共所稱述今褚先生因記西門豹而稱之
以成說也循吏傳記子產相鄭仁而且明故人

不能欺之子賤為政清靜唯彈琴三年不下堂
而化是人見斯故不忍欺之豹以威化御俗故
人不取欺之其德優劣
鍾華之評實為允當也
索隱述贊曰滑稽鳴夷如脂如韋敏捷之變亭
不失詞淳于索絕趙國與師楚優拒相寢兵獲
祠偉哉方朔
三章紀之

史記評林一百廿六卷終

史記評林卷之一百二十七

吳興凌稚隆輯校
溫陵李光縉增補

日者列傳第六十七

劉辰翁曰張守節謂日者傳非太史公所作現其辨肆淺深亦豈褚生所能

按呂東萊考訂云此太史公所

黃東發曰六一公欲作文先頌日者傳一遍

唐順之曰韓子王承福傳本此

董份曰漢興而有言高祖時已有不特一代王也

索隱曰墨子北之齊遇日者日者曰帝以今日殺黑龍於北方而先生之色黑不可以北墨子不聽遂北至淄水墨子不遂而反焉日者曰我謂先生不可以北然則古人占候卜筮通謂之日者墨子亦云非但史記也○索隱曰案名卜筮曰日者以墨所以卜筮占候時日通名日者故也

自古受命而王王者之興何嘗不以上筮決於天命哉其於周尤甚及秦可見代王之入任於卜者太卜之起由漢興而有以下闕文帝卜太橫之後其卜官更興盛焉

楊慎曰司馬季主
所稱引並老莊之
言

按季主蓋以上
隱者

柯維騷曰司馬季
主傳文雖可謂第
賦體非傳體也蓋
沉淪隱遯不得志
於時者之言亦未
必出褚小孫也

楊慎曰天新雨道
少人六字甚有趣

余有丁曰着此冷
句略狀光景

司馬季主者楚人也。索隱曰按云楚人而太史公

子反後姓也季卜於長安東市。宋忠為中大夫。賈

誼為博士。同日俱出洗沐。正義曰漢官五相從論

議。誦易先王聖人之道術。究徧人情。相視而歎。賈

誼曰。吾聞古之聖人。不居朝廷。必在卜醫之中。今

吾已見三公九卿朝士大夫。皆可知矣。試之卜數

中以觀采。索隱曰卜數猶術數也音所具反劉氏

與改二人即同輿而之市。游於卜肆中。天新雨道

道。日月之運。陰陽吉凶之本。二大夫再拜謁。司馬

季主視其狀貌。如類有知者。即禮之。使弟子延之

坐。坐定。司馬季主復理前語。分別天地之終始。日

月星辰之紀。差次仁義之際。列吉凶之符。語數千

言。莫不順理。宋忠賈誼瞿然而悟。獵纓正襟危坐。

索隱曰獵攬也攬其冠纓而正其衣襟曰。吾望先

生之狀。聽先生之辭。小子竊觀於世。未嘗見也。今

何居之卑。何行之汙。索隱曰音司馬季主捧腹大

笑曰。觀大夫類有道術者。今何言之陋也。何辭之

野也。今夫子所賢者何也。所高者誰也。今何以卑

汙長者。二君曰。尊官厚祿。世之所高也。賢才處之

司馬季主也。大

史公贊論自明不

而曰日者列傳者

季主特以日者傳

也亦猶傳却解不

曰即解而曰游俠

傳傳則等不曰

刺刺而曰刺客也

被此情日者以

不忠不才妨賢

竊位直與蒿蕪

鳴晨冠盜等耳

豈能如日者之

隱居上策不求

寵榮而有禮有

德哉篇中反覆

極論雖其忿激

之詞而亦足以

風世之貪位慕

祿者

顯說曰士之不才如季主所說者信有之然非士人主孰與治天下耶但昏主亂朝不才尊用耳今痛斥之專用日者可乎

尊位。食飲驅馳。從姬歌兒。不顧於親。犯法害民。虛公家。此夫為盜不操矛弧者也。攻而不用弦刃者也。欺父母未有罪而弑君未伐者也。何以為高賢才乎。盜賊發不能禁。夷貊不服不能攝。姦邪起不能塞。官耗亂不能治。四時不和不能調。歲穀不熟不能適。索隱曰音釋才賢不為是不忠也。才不賢而託官位。利上奉。妨賢者處。是竊位也。索隱曰奉音扶用反有人者進有財者禮。是偽也。子獨不見鷓鴣之與鳳皇翔乎。蘭芷芴芴弃於廣野。蒿蕭成林。使君子退而不顯。眾公等是也。述而不作。君子義也。今夫

卜者必法天地象四時順於仁義分策定卦按式

正碁徐廣曰式音拭。索隱曰按式即拭也。旋轉也。拭之形上圓象天下方法地用之則轉天

網加地之辰故云旋式碁者然後言天地之利害

筮之狀正碁蓋謂下以作卦然後言天地之利害

事之成敗昔先王之定國家必先龜策日月而後

乃敢代正時日乃後入家產子必先占吉凶後乃

有之索隱曰謂卜之不祥則或不收也卜吉而後有故云有之自伏羲作八卦

周文王演三百八十四爻而天下治越王勾踐倣

文王八卦索隱曰倣音方往反以破敵國霸天下由是言之

卜筮有何負哉且夫卜筮者掃除設坐正其冠帶

然後乃言事此有禮也言而鬼神或以饗忠臣以

余有丁曰按此指
摘世情甚剴切而
誇詡上筮未妙

文字照應

事其上。孝子以養其親，慈父以畜其子。此有德者也。而以義置數十百錢，病者或以愈，且死或以生，患或以免，事或以成。嫁子娶婦，或以養生。此之為德，豈直數十百錢哉！此夫老子所謂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今夫卜筮者，利大而謝少。老子之云：「豈異於是乎？」莊子曰：「君子內無飢寒之患，外無劫奪之憂，居上而敬，居下不為害，君子之道也。」今夫卜筮者之為業也，積之無委聚，藏之不用府庫，徙之不用輜車，負裝之不重，止而用之，無盡索之時，持不盡索之物，游於無窮之世。雖莊氏之行，未能增於

楊慎曰：不自知其為誕，忽奉天地所不足為自解脫計。

余有十曰：按此切當談士之情。

劉辰翁曰：導感教愚四字，似口語有味。

是也。子何故而云不可卜哉？天不足西北，星辰西北移，地不足東南，以海為池，日中必移，月滿必虧，先王之道，乍存乍亡。公責卜者言必信，不亦惑乎？公見夫談士辯人乎？慮事定計，必是人也。然不能以一言說人主意，故言必稱先王，語必道上古，慮事定計，飾先王之成功，語其敗害，以恐喜人主之志，以求其欲。多言誇嚴，徐廣曰：一作險。莫大於此矣。然欲疆國成功，盡忠於上，非此不立。今夫卜者，導感教愚也。夫愚惑之人，豈能以一言而知之哉？言不厭多，故騏驥不能與罷驢為駟，而鳳皇不與燕雀為

黃震曰按士大夫
雖未必皆矣然必
士大夫布列中外
而後庶民得以生
息于其下若之為
伎浪游籟食又不
得與庶民之良者
此疎乃笑計利害
自違得計及訖士
大夫之不肯而宋
忠賈誼反屈于其
說哉愚故曰未
皆其安也而乃傳
之者未得于當世
之念之念

羣而賢者亦不與不肖者同列故君子處卑隱以
辟衆自匿以辟倫微見德順以除羣害以明天性
助上養下多其功利不求尊譽公之等喁喁者也
何知長者之道乎宋忠賈誼忽而自失言乎無色
按此直揭季孟折衝
索隱曰芒
音莫郎反
悵然噤口不能言
索隱曰悵音暢噤音
於是攝衣而起再拜而歎行洋洋也出市門僅能
自上車伏軾低頭卒不能出氣居三日宋忠見賈
誼於殿門外乃相引屏語相謂自歎曰道高益安
勢高益危居赫赫之勢失身且有日矣夫卜而有
不審不見奪精徐廣曰音所駟案離騷經曰懷椒
精而要之王逸云精精米所以享

握粟出卜是也

董份曰太史公雖
其体務宏深然其
詞極精嚴時涉浩
焉兼亦微妙如龜
筮貨殖特俠等傳
其論議亦有出入
而文則絕高矣日
者傳汪洋自肆然
其間似亦有繁詞
又非緒大之筆首
者所記季主自有
當時舊文而緒述
之耶

神為人主計而不審身無所處索隱曰精者卜求
神之米也言卜之
不中乃不見奪其精米若為
人主計不審則身無所處也此相去遠矣猶天冠
地履也此老子之所謂無名者萬物之始也天地
曠曠物之熙熙或安或危莫知居之我與若何足
預彼哉彼久而愈安雖曾氏之義徐廣曰曾
一作莊未有
以異也久之宋忠使匈奴不至而還抵罪而賈誼
為梁懷王傳王墮馬薨誼不食毒恨而死此務華
絕根者也索隱曰言宋忠賈誼皆務華
而喪其身是絕其根本也
太史公曰古者卜人所以不載者多不見于篇及
至司馬季主余志而著之

褚先生曰臣為郎時游觀長安中見卜筮之賢大夫觀其起居行步坐起自動誓止其衣冠而當鄉人也有君子之風見性好解婦來卜對之顏色嚴振未嘗見齒而笑也從古以來賢者避世有居止舞澤者有居民間閉口不言有隱居卜筮間以全身者夫司馬季王者楚賢大夫游學長安通易經術黃帝老子博聞遠見觀其對二大夫賢人之談言稱引古明王聖人道固非淺聞小數之能及卜筮立名聲千里者各徃徃而在傳曰富為上賢次之既賢各各學一技能

張之象曰此段祖皆殖傳未段總敘之意

立其身黃直丈夫也陳君夫婦人也以相馬立名天下齊張仲曲成侯以善擊刺學用劍立名天下留長孺以相彘立名滎陽褚氏以相牛立名能以伎能立名者甚多皆有高世絕人之風何可勝言故曰非其地樹之不生非其意教之不成夫家之教子孫當視其所以好好舍苟生活之道因而成之故曰制宅命子足以觀士子有處所可謂賢人臣為郎時與太卜待詔為郎者同署言曰孝武帝時聚會占家問之某日可取婦乎五行家曰可堪輿家曰不可建除家曰

不吉叢辰家曰。大凶歷家曰。小凶天人家曰。小
吉大一家曰。大吉辯訟不決。以狀聞。制曰。避諸
凶忌。以五行為主。人取於五行者也。

索隱述贊曰。日者之名。有自來矣。吉凶占候。著
於墨子。齊楚異法。書三罕紀。後人斯繼。季古獨
美。取免暴秦。此焉終否。

史記評林卷之二百二十七終

